

年

卷

期

10

9

第

第

小 說 世 界

THE STORY WORLD

Vol. X

No. 9

(126)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立券之報紙

(第一二六號)



第十卷 第九期

商務印書館發行

Lewis H. Haney: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經濟名著

經濟思想史

美國韓訥著

臧啟芳譯

硬面四開本一冊

八百七十二頁

定價四元郵費二角

特價二元七角

六月底截止

本書為美國韓訥博士所著，歐美經濟學界莫不視為希有之傑作。全書目的在以批評態度，敘述西方領袖諸國全部經濟思想之發達，以純粹經濟觀察，說明由來經濟思想與哲學及環境所牽連之重要關係。故自上古希伯來、印度、雅典、羅馬之經濟思想起，直至十九世紀下半期英、德、法、美諸國之經濟學派止，作一有系統之敘述。我國關於西方之經濟思想尚乏專著，以供學校教授與私人研究，學者皆引以為憾。茲臧君以信達之筆，譯成此四十萬言之鉅著，既可作專門大學之教本，復可供私人研究之參考。臧君為求科學進步，與利便讀者起見，且於篇首附有「名詞商榷」，篇末附有「索引」，皆譯述界之創舉也。

要綱書本

(節六〇百二 章四十三書全)

總論

△第一部

△第二部

經濟學未成科學以前之經濟思想

△第三部

經濟學成科學後之進化

△第四部

十九世紀下半期各主要學派通論

商務印書館 出版



贈 君 林 海 王

一 之 景 風 津 天

新
妝



一九二四
年巴黎沙
龍之作物

南海
馮六

新
妝



一九二四
年巴黎沙
龍之作物

馮六 南海

智識之庫 少年百年全科全書

原書係根據美國 The Book of Knowledge 一書編譯而成，其內容對於科學、文學、美術、歷史、地理、工藝以及其他人生應有之常識，無所不包。少年得此一書，可以探討一切智識，即作為普通參考之用，亦極合宜。現售預約，請利用機會，從速訂購。

預約辦法

冊數	全書九類	二十厚冊
定價	布面卅元	紙面廿元
預約價	一次交	布面二十元
	三次交	紙面十四元
		布面每次七元
		紙面每次五元
截止期	陽曆六月底	

▲ 樣本承索即寄

本書類目及出書期

奇象………	三冊
歐美名著節本……	二冊
已出版	
常見事物………	一冊
世界各國志………	三冊
十四年六月	
自然界………	二冊
世界名人傳………	三冊
十四年十月	
地球………	二冊
生命現象………	二冊
工藝………	二冊
十五年二月	

商務印書館謹啓



小說世界

第九十卷

期前

封面
與
插圖

荷蘭之美人

天津市街風景之一——新妝

剪髮

言藏蔣文前

風

克魯伊洛夫
寓言

烏鴉與雞
狐建築家
老鼠會議
預言者

唐小圃

歸田三日記

西笑彙錄

胡文煒

李濟村





□ 秘密博士

敏芝

孟子書中之小說

嚴雅惠

□ 怪叟偵探談

吳山

□ 世界笑話

胡寄塵

枕戈樓漫話

薛竹農

荷蘭

寒玉
國衡

盜作之合

聞誠

□ 西笑彙錄

胡文煒

□ 野人記

天游





剪髮

勁風

「這是一件很苦惱的事情。設若不把頭髮剪掉，但

是現在剪髮的很多，並且都是很時髦的新式女子。剪髮了吧，第一，是不慣；第二，自己認識的人，都是梳着很時派的西洋髮髻，怪好看。還有一層，留着長髮可以任意打扮。譬如今天梳個直S式樣，明天可以改個橫S。高起與來，拿他燙或……」

薛文想到這裏，忽然記起同學的朋友告訴過伊，說上海新到了一種髮髻的鉗子，比舊式的好，舊式髮鉗，只能燙成一個圈圈，新式的可以燙成三種曲線。不知這話

可是真的。

「管他呢。譬如不剪去，高起與起，可以拿他燙成螺旋式的捲髮，梳一個韭菜把子式的頭，加上髮網，豈不是很時鮮的麼？這種辦法，也不弱於剪髮的時髦呢。還有，譬如實在要做效剪髮式子，而又不剪去頭髮，一樣也可以辦到。前天在影戲館裏，不是看見一個西洋女子是如此。個個都說伊剪了髮，其實沒有剪，不過不梳髻子，只將頭髮向裏面捲着，一些也瞧不出。這個纔對啦。不剪可以做效剪的。剪了，你想再長起來，那可難了……」

伊想到這裏，又出了一會兒神，猛然想着這種辦法，固然是兩全其美，但是美中却有不足。如今辦事，總講究要有澈底的解決。你既羨慕剪髮的美，就應當實地剪去，何必要做這種冒牌的交易。譬如穿洋服先留學生，其實未出國門一步，那不是很可恥的勾當嗎？

伊一面想着，一面踱到走廊上，俯在那裏無心意的向街上瞧着。驀然瞥見來了一個俄國妓女。伊只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睡衣，緊緊的細在身上。西洋化的畫家們或者能看出這曲線的美來。薛文眼中所瞧見的一樁，就是這妓女也剪了髮。伊徒然覺得血輪都奔到頭腦上來了，因此激動了黃種女子原有的驕傲性質。

「不錯，我記得同學們說過，這女子剪髮的事兒，是由俄國赤黨裏流行出來的。因此俄國剪髮的女子很多。不過像這裏的女子也在剪髮之列，我們設若剪髮，豈非自討侮辱……夏老師不是也說過的麼？伊說，前不多時，美國有一派女子，剪了髮，作男子打扮。美國男子本來很

尊重女子，因女子是國民之母，又因伊們是柔性，體質較弱，故無論在什麼地方遇見，總是讓女子得最優的權利。譬如海船失慎，先救女子。車上的位置要儘先女子坐。這次他們見了這般不男不女裝束的女子，便「掉了性子」

（這是外國說法，原文是 *lose temper*，中國說法是「發了脾氣」就攔足下的功夫，對不住）在車子上碰着，索性不理會起來：因為他們說，你們既是要作男子打扮，就當受男子同等的待遇。別說是你們，就是親老子，只要他是男子，也是這麼辦……」

薛文想癡了，不禁起了一陣煩惱，心下很不痛快。便懶洋洋的走回房裏，躺在軟榻上。忽地又想起女子剪髮同盟會的宣言來。還記那位會首的演說道：「幾千年來，男子也將女子的人格侮辱够了。如今脚是放了，我們爲什麼還將這把煩惱絲留着，梳妝巧打扮的去娛樂他們，讓他來侮辱呢？除此之外還有三大利益：一，經濟時間；梳一個頭髻至少要化一小時左右的工夫；二，衛生清潔，那

伊想到這裏，又出了一會兒神，猛然想着這種辦法，固然是兩全其美，但是美中却有不足。如今辦事，總講究要有澈底的解決。你既羨慕剪髮的美，就應當實地剪去，何必要做這種冒牌的交易。譬如穿洋服充留學生，其實未出國門一步，那不是很可恥的勾當嗎？

伊一面想着，一面踱到走廊上，俯在那裏無心意的向街上瞧着。驀然瞥見來了一個俄國妓女。伊只穿着一件不合身的睡衣，緊緊的細在身上。西洋化的畫家們或者能看出這曲線的美來。薛文眼中所瞧見的一棒，就是這妓女也剪了髮。伊徒然覺得血輪都奔到頭腦上來了，因此激動了黃種女子原有的驕傲性質。

「不錯，我記得同學們說過，這女子剪髮的事兒，是由俄國赤黨裏流行出來的。因此俄國剪髮的女子很多。不過像這裏的女子也在剪髮之列，我們設若剪髮，豈非自討侮辱……夏老師不是也說過的麼？伊說，前不多時，美國有一派女子，剪了髮，作男子打扮。美國男子本來很

尊重女子，因女子是國民之母，又因伊們是柔性，體質較弱，故無論在什麼地方遇見，總是讓女子得最優的權利。譬如海船失慎，先救女子。車上的位置要儘先女子坐。這次他們見了這般不男不女裝束的女子，便「掉了性子」（這是外國說法，原文是 *lose temper*，中國說法是「發了脾氣」就擱足下的功夫，對不住）在車子上碰着，索性不理會起來：因為他們說，你們既是要作男子打扮，就當受男子同等的待遇。別說是你們，就是親老子，只要他是男子，也是這麼辦……」

薛文想癡了，不禁起了一陣煩惱，心下很不痛快。便懶洋洋的走回房裏，躺在軟榻上。忽地又想起女子剪髮同盟會的宣言來。還記那位會首的演說道：「幾千年來，男子也將女子的人格侮辱够了。如今脚是放了，我們爲什麼還將這把煩惱絲留着，梳妝巧打扮的去娛樂他們，讓他來侮辱呢？除此之外還有三大利益：一，經濟時間；梳一個頭髮至少要化一小時左右的工夫；二，衛生清潔，那

頭髮長，很難清潔，既不清潔，又豈衛生？三，免除意外危險，尤其是梳辮子的時代……」薛文想起了這段宣言，實是至理名言。那麼女子又應該剪髮了。

這時候薛文的思潮，一起一伏。到底不知道這頭髮該剪不該剪。處在這模稜兩可之間，最是痛苦。猶移不定的眼光，無意轉到對面牆上的一張畫兒上。那張畫上繪着一片青草場，場上有兩個小仙女，繞着花樹捉迷藏。這兩個小仙女都長着翅膀，極活潑天真可愛。薛文怔怔的聽了一會兒，聽見隔壁的琴聲，忽然驚轉，想到自己剪髮的問題，還未解決，不如去問問毓賢姐姐。伊閱歷大，見識廣，或能幫我打破這個難關。

* * * * *

「毓賢姐，我正想去找你，沒想到在半路上碰見了。」來的一位女子，頭髮亂草蓬鬆，用一條緞帶齊額上勒住，極其別緻美麗，笑面迎着薛文點點頭兒說道：「妹妹，你叫我毓賢麼？很好。只不知你可是找我，找我有什麼

事？」

「姐姐，我有一樁很困難的問題，縵在心口，要請你替我解決……」

「什麼問題，說給我聽，只要是我知識所見到的，我纔替你設法。」

「姐姐，這個問題……」

伊們一壁走一壁談着，忽然聽見一片悠揚的音樂，從路旁花園中隨風送了過來。名叫毓賢的女子對薛文說道：「妹妹，你的問題，大約很要費時討論，我們不如到花園裏去坐坐，暢談一番。」薛文點着頭說道：「你認識這園主麼？」毓賢微笑着說道：「管他認識不認識，只要是花園就可以進去，這是我們這裏的風俗。」

薛文聽了這話，雖覺奇怪，也懶得追問，隨着毓賢進了花園。這花園的景緻，十分幽雅。好像杭州西湖風景，又像日本的富士山半腰；又像廬山的牯嶺。所不同的地方，別處風景都有些人工做作在內，這裏却是順其天然的

工程。

薛文正嘆賞風景的當兒，不防着給一羣小孩子圍起來了。這羣小孩子們，個個都長得甜蜜可愛。他們手牽手兒，繞着薛文等一壁跳舞，一壁唱歌。那舞態的優美，聲調的清脆，難以形容。這時候薛文幾乎將自己的問題忘記了，只緊緊的握住毓賢的手，微喚「姐姐」。有許多問題湧上心來。伊想一的一去請叫毓賢，但在目前極不願意分開心神，生恐耽擱伊眼福和耳福。伊心下似乎明白這都是幻景，不到一會兒一定都要消滅，故此將全神都貫注在這一羣孩子們身上。

薛文正張着嘴忙着瞧這羣孩子的當兒，不防毓賢輕輕將伊一推。薛文似夢中驚醒一般，瞧着毓賢說道：

「姐姐，我入了迷麼？這是真事還是幻景……」薛文微笑着說道：「這都是真的，怎麼妹妹倒以為是幻景？」

「那麼，這些孩子們都是那裏來的？這裏是一所學校麼……？」

「孩子麼……也可以說是孩子。不過他們都有十

七八歲了，頂小的也有十五歲。」

「頂小的也有十五歲奇了……」

「妹妹，我知道你眼光的標準沒有弄對。或者你不知道自己所處的地位罷了。你想我們站在這高的小山頂上，他們却在山脚下，看起來自然覺得他們身裁很小。等他們上來的時候你就明白了。」

薛文默然，揉揉眼睛，覺得自己果然是站在很高的小山上。不過伊心裏有很大的疑問。這疑問就是這些男女孩子們怎麼……

他們果然漸漸跳上山來了。

毓賢好像猜着伊的疑問似的說道：「這有什麼可疑惑的呢？這是這地方的風俗。」

薛文見他們都到山頂上來了。他們都甜蜜地笑着從伊面前跳過去。伊一點也不覺得裸體有什麼羞恥的地方。伊只覺得一個美字——天然的美！不過伊心

裏有一個很大的疑團，不知這些環境是真的，還是幻景。

孩子們都去了，只騰着薛文同毓賢還在那裏。

「妹妹，你若是覺得乏了，我們就在這小草場坐一會兒。」

「很好，姐姐，我有許多事情要請教。姐姐請你先告訴我他們爲什麼都是如此的打扮，就像我房中那張畫兒上面的小仙人一般？」

「妹妹，你問題的重心點不在打扮和裝飾上面，你所應當問的就是這種裝束是否合俗；在道德和俗尚的問題是否有衝突的地方？」

「姐姐，這正是我所要問的！」

「妹妹你讀過一本小說名叫 Man Like God 的沒有？」

「聽見人說過大概，只不會讀。」

「這本書是現在小說家 H. G. Wells 做的內。」

容是說一位主筆，厭煩現在生活，想找一個地方去休息幾時。他出門不多遠忽然不知不覺走到另一世界中去。這世界的人，大概是你剛才看見的那種樣子。據這另一世界中的人說，他們的文化，比現在地球的文化，要超過二千餘年。他們說地球上所謂文明的跳舞汽車飛機等等，他們看來，簡直比地球上的文明人所指的野蠻時代更要野蠻。後來這位主筆回到地球來，專門宣傳這種文化……」

「姐姐，這與我的問題有什麼連帶關係？」

「關係在這裏：什麼叫做文化，先得要考慮一下。現在地球上公認的文化，尤其要詳加推解。這所稱爲文化的文化，到底是進化還是退化，我們還不知道，更絕對不可盲從。西洋有西洋的假定文化，東洋有東洋的假定文化。你若拿印度的文化勉強叫中國人做效，這是萬辦不到的。」

「姐姐，這話我自己似乎也有一個理解，只是與你

的題目不對。我想中國人這時候極其崇拜西洋文化，可是西洋人還在那裏極力抄襲中國固有的舊文化呢。不是說別的，你只看他們那種牛樣的野蠻種族，却極力要自制，學一個 Gentleman，即我國所謂君子人的行動。我中國人凡是自命爲文化的先導者，却又極力去模倣那種所謂野蠻式的文化，豈非很糟。我這段理由，雖說有點似是而非，其中或者有個道理，姐姐你看怎樣。」

兩人談到這裏，忽然看見前面樹林邊上，有兩個孩子彼此追逐着。前面跑的似乎是一個女子，後面追的大約是個男子。他們彼此追逐了一會兒，都睡在草地上休息，彼此吻着。毓賢便對薛文說道：

「妹妹你瞧見了麼，這是這裏的俗尚。你想這個樣子，你若做效起來，恐怕別人要將你捉到瘋人院裏去。」

薛文點點頭兒答道：「正是。不過依姐姐的意思做效兩個字完全是應當取消的了，是不是呢？……假若：

：譬如說西洋人果然有好處，我們也不可以做效麼？」

毓賢正色答道：「不錯。你須知道，做效的成績，就是冒牌的贗品！」

「那麼，現在是弱肉強食的時代，我國難道不應該學西洋的武備麼？」

「妹妹，你要曉得西洋立國的根本，就是自強不息。你做效固然沒有人來禁止你，不過你所得的，皮毛而已。你還能做效他們的精神麼？你一樣可以買槍砲，辦飛機，扮成一個很好的軍國民。可是你究竟不是一個軍國民呢？就如剛才你看見的這一幕，你若做效起來，就是別人拿你當瘋子看待，恐怕你自己也要拿自己當瘋子呢。」

「這話是真的。我心裏極羨慕他們這種樣兒，可是要叫我也照他們那樣子幹，恐怕辦不到，想必是我的精神程度，還沒有到這一步。姐姐這話可對？」

「對極了。不過，妹妹，其中還有一點差別。精神固然是進化的要素，可是就是你的精神養到了，你成績的現

象，未必就是他們這個樣兒。作與你這時候穿的是做領大袖的衣服，將來進步之後，或者要穿圓領小袖了。更進一層說，你現在以爲他們如此裝束是文化進步到了極點，作與他們再進一步之後，反要穿起中國二三千年的古裝來了……」

薛文聽到這裏不覺插口說道：「姐姐這話我可有點小意見。如今任何人都說世界無論何國衣裝的進化，都是由煩雜而入簡單，將來或者就要進化到剛才看見的這些人一樣。怎麼姐姐倒說他們再進化，反要穿起中國古裝來了？」

毓賢笑着問薛文道：「妹妹你見非洲的黑人沒有？他們在非洲如何？到美國以後又如何，那麼，他們到底是進化還是退化呢……這些人要知他們不是同非洲土人一樣，再過些時豈知他們不穿古裝……：妹妹你切不要以槍炮作爲進化的標準。強權是強權，文化是文化。如今的世界，誰敢說如何如何便是進化，如何如何便是退

化。如若以槍炮爲進化的標準，西洋人也決不肯去研究希臘文學了。」

薛文聽了這些話，怔了一會便很憂愁的問毓賢道：「姐姐，到底以什麼爲標準纔對呢？」

毓賢微笑着點頭答道：「到了正題了。談起標準來，最好各國人研究各國的個性，然後自己發展。凡事自己以爲很對，而又合乎真理，有益而無損，儘管向前做去。譬如中國畫家，向來不用女子的身體做標準，那麼你又何苦叫些性慾剛才萌芽的孩子們去看着女子的身體作畫呢。若說成績的話，那是在乎你研究肯否用心耐苦，決不在乎用不用人體做標本。假使西洋人這時候忽然研究出用女子做標準的壞處來，棄而不用，那麼這些跟在後面拖的西洋化畫家，豈不是要疲於奔命了。譬如同時有個人要上這山。第一個人的精神很活潑，他繞着這山週圍爬着，第二個人，自己不認清路線，以爲第一人所走的是正途，也跟他後面爬，那不是笑話嗎。假使那

第二人，能自圖發展，誰說他不能先到的地？世界各國，誰知道誰的走是進化的正路！拿西洋文化來嚇嚇中國人，豈不是很可憐而可恥的事麼？

薛文聽到這裏，默默無聲，很沉靜的深思着。

毓賢接着帶笑的說道：「妹妹，以上的理論，對於你剪髮的問題，也可解決了。」

薛文聽見這話，不覺一驚道：「姐姐，我什麼時候將剪髮的話告訴過你的呢？」

毓賢很笑了一會，纔忍住說道：「你剛才看見那羣人跳舞的當兒，你不是自言自語的說着「他們都是短髮，何嘗不美，難道我剪不得麼？」你自己顛倒說了無數次還不覺着麼？」

「姐姐，我真不覺得；這真是言為心聲了。不過，姐姐，你看這剪髮的問題怎樣？」

「妹妹，我不是說過了的嗎？這個問題，完全可以由

你自己解決。你看這事是對的，合於真理，而又有益無損，儘管向前做去，千萬不要看見人剪了髮，你也學着剪。也不要看見別人沒有剪，你就不敢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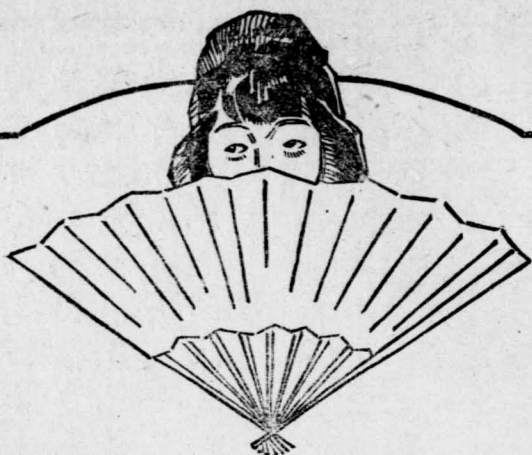
薛文聽了這話，又着實的沉思起來。伊把自己的思想仔細分析了又分析，想了又想，精神不覺有些疲乏，便睡熟了。

及至醒了，薛文見那畫上的小仙人仍舊是笑嘻嘻地繞着那樹捉迷藏。原來自己做了一場夢！那麼剪髮的問題，又如何解決呢？

伊苦苦的深思了一會兒，驀地鼓起勇氣，將頭髮打散，拿起剪刀來……

但想起這樣長的頭髮，如若剪了，倘使要他再長到這樣長，至少要好幾年，伊便又將剪刀放下了。

(完) 五月十五日



愛美女士都喜用

商務印書館精製的

扇面 影印古今 名人書畫 扇骨 雕琢精緻 形式 纖巧精雅 一切都合於美的條件故樂用者多上海發行所虹口分店及各省分館均有發售

摺扇
純扇

〔價 定〕	〔數 種〕	〔刷 印〕	〔類〕
元二至分二角一	種三十百一	印版羅列及印石	扇摺
角七至分五角四	種 三	印石色設	扇女
分七角二及角五	種 二	印石色設	扇純

◀寄 卽 索 承 單 價▶

孩童之意旨最真

用棕欖香皂洗面浴身必有極舒適之快
 感苟以此皂與孩童應用無有不樂用者
 但孩童之樂用此皂初不知是優是劣祇
 覺身體得有快感耳
 然則既能使人得快感孩童且愛用之其
 佳可知矣



注意

現在市上所售之棕欖香皂
 其香料已經加重並改盛美
 盒益臻完善

各處大商店均有出售

上海四川路
 十二號
 棕欖公司啟



克魯伊洛夫寓言（十九續） 唐小園轉譯

第八十五 烏鴉與雞

啦！

古時候，有一個斯莫連斯基將軍，牠因為敵國攻入國內，便定了一個計策，使敵人上當。牠故意捨棄了莫斯科窪，使城內的人民，一律遷出。

人民奉到命令，誰也不敢怠慢，於是老老少少，全都攜帶着食物，和必需的物件，向城外逃遁。

有一輛車上，載着幾隻雞，也跟着牠的主人逃遁。在沒出城以前，有一隻雞，看見一家房頂上，有一個烏鴉，像是沒事的样子，一邊擦着嘴，一邊看着熱鬧，彷彿是絕不想逃走似的。這隻雞看了，便向牠說道：「喂！喂！烏鴉兄！你爲甚麼還這樣的從容啊？若是不快跑，那敵兵，就要到

烏鴉答道：「這件事，與我不相干！你們的確是不可不逃，我却不必逃，就是留在城中，也沒有甚麼危險。你們可以做烤雞肉，和雞肉湯，可是沒有用烏鴉做大餐的，所以我不必逃；你們倒是快跑罷！要緊的很！」

這烏鴉，果然沒跑，大膽的留在城中，以爲決沒有危險的；誰知敵兵進了城，却中了斯莫連斯基將軍的計策了，城中甚麼喫的也沒有，餓得這些敵兵，沒有法了，竟捉往烏鴉做湯喫了。

第八十六 狐建築家

有一個獅子，最歡喜喫雞，因此養了許多的雞；可是

這些雞一天比一天減少。因為養雞的小房，築得太不得法，不論是誰，全鑽得進去，雞也容易鑽出來；所以許多的雞，有被偷竊了去的，有自己逃跑了的，這就是一天比一天減少的原因。

獅子心想：若要避免這種損害，不可不改建雞房；但改建雞房，第一要能避免偷竊；第二要能使雞住在裏面，自己舒適，不想逃走。

但是誰會建築這樣完美的雞房呢？獅子向羣獸一問，羣獸全都保薦狐，說牠是建築大家。獅子聽了羣獸的話，便派狐辦理建築雞房事宜。狐受了委任，便竭盡心力，施展技能，督工建築。這次的工程，非常迅速，不多幾日，很漂亮，很嚴整的雞房，便落成了。

狐建築的雞房，果然是很好：第一，飼養方便，安放食物之處，就在雞的面前，與雞也很方便；第二，雞房之中，各處加以隔斷，有避寒之處，有避暑之處，並且有母雞孵卵之處，設置得十分完備，真是絕妙的一所雞房。

狐建築成了這所雞房，得到無上的名譽，和羣獸的尊敬。獅子因為牠建築雞房有功，並且頒給牠許多的賞賜。

雞房既經造成，立刻把所有的雞，全都移到新房裏去。從此以後，當然沒有偷雞的了，雞也不致逃走了；誰知事實却不是這樣。那雞房的門戶牆壁，雖造得十分堅固，可是房裏的雞，依然一天比一天減少。

這是甚麼緣故呢？怎麼雞房已經改造，房裏的雞還是一天比一天減少呢？獅子想了半天，始終想不出道理來；於是下了一道命令，檢查雞房。經這一次檢查，可發見出弊端來了，就是狐做的弊。

原來狐奉命建築雞房之際，牠已經暗地留了一個洞。這個洞，一切獸類，全不能進去，也全不知道；惟獨牠知道這個洞，所以牠每日從這個洞進去偷雞，這就是雞一天比一天減少的緣故。

有一天，老鼠們因為傳播鼠族的名譽，決定要開一個大會。牠們商議定了以後，所有住在臥室的老鼠，和在廚房的老鼠們，全彷彿發了瘋一般，從地板下邊，跑到天花板上邊；從天花板上邊，跑到地板下邊；亂亂轟轟的，籌備開會，連牠們最怕公貓和母貓，一時都忘記了。

牠們商定列席的資格，是以尾巴的長短為根據。尾巴的長短，與智慧聰明大有關係，凡是長尾巴的老鼠，必然聰明智慧，這是鼠族公共承認的。所以牠們決定，必須尾巴與自己的身體之長短相等，纔准列席。這種辦法，是否得當，我們不能斷定。其實我們人類，也有與此相類的；我們不是時常以衣服和鬍子，定人的賢愚嗎？老鼠以尾巴定列席的資格，也是這個意思啊！況且這是牠們公共的意見，凡是尾巴短的，一概不准列席。假令牠的尾巴，本來很長，後來因為在戰場把尾巴丟掉，仍然是不准列席。牠們這種主張，也不是沒有理由。牠們說，丟掉尾巴，便是智識不足，欠缺注意的表現。所以中途丟掉尾巴的，也不

准列席。因為這些緣故，所以鼠族把尾巴看得極重，若是丟掉尾巴，那是一件大有關係的事。

牠們籌備的漸漸就緒，時間也到了昏夜了，於是招集列席的議員，以大麵櫃為議場。議員們落坐以後，有一個年輕的議員，向各議員身後一看，忽然發見一個沒有尾巴的。牠看了，便向牠鄰居的議員說道：「那沒有尾巴的老鼠，為甚麼闖到議場裏來了呢？按照我國法律的規定，沒有尾巴的老鼠，可以闖入議場嗎？我們應當提議，立刻將牠逐出。我國人民，最厭惡沒有尾巴的，這件事，你必然也曉得的。那個東西，連自己的尾巴都保不住，來到議場，還能議事嗎？牠不但為我們議員全體所不容，並且是人民全體所不容的呀！」

鄰居的議員答道：「請你不要說啦！這沒有尾巴的，我何嘗沒看見呢！但是不便指摘牠，因為牠是我的叔父啊！」

第八十八 預言者

某廟裏，供着一個木像。這個木像，非常奇怪；若是向他問話，牠能答言，並且答得很漂亮。豈但很漂亮，牠並且能斷定將來。牠能對你說：將來這樣的辦，怎樣怎樣好；那樣的辦，怎樣怎樣不好，牠所說的，到了將來，全都應驗。因為這個緣故，所以燒香還願的人很多，並且有供獻金銀的。這木像，從頭至腳，掛滿了金銀。牠既有這樣的盛裝，所以焚香，祈禱，和還願的人，更多了。

不論是誰，全說這木像，是預言者，並且人人信牠。然而過了些時，也不知甚麼緣故，牠所說的預言，全不應驗了。牠說的，全是些個謊話，和以前大不相同了。這是甚麼緣故？為甚麼變了呢？那些焚香祈禱的人，沒有一個不驚疑的。

後來仔細一調查，原來是這麼一件事。那木像中間，

是空洞的。以前有一個極聰明的神官，他藏在木像裏面說話。這神官在世的時代，木像說的預言，全都應驗；後來這聰明的神官死了，換了一個很糊塗的神官，他也藏在木像裏說話；但是他胡說亂道，一點也不應驗。所以這木像，也不過成個木像罷了。

聽說以前有一個極精明的審判官，斷事如神；但是他的精明，全仗着他的書記官。後來那書記官退職了，這審判官也不精明了。

這件事，是真是假，雖不敢斷定；然而我的確聽人這樣說的。

(未完)

歸田三日記

李澹村

引言

我自交易所失敗，輟業回家，蟄居僻鄉，幸有祖遺薄田二三十畝，泡飯還吃得連牽。可是「人情冷暖，世態炎涼」受不盡三親四鄰的譏笑，刺激我心至於十二分的跳動，便昂然逕抵海上。自信本領還不差，交友還廣濶，到曩日旅滬時，在勢利場中所結交得的幾個「堪稱莫逆」之處，盡力活動；不料那幾位好朋友，設詞敷衍，朝三暮四，延宕半載，連一個輕易的「只要糊口」職司，都謀不到；我恨極了！朋友處便絕足不去，終日在自己賃的亭子間裏，「吃，睏，吃，睏……而已！」但是經濟漸漸地困乏了，對於家庭已說過：「如不成名誓不歸，」現在弄到這般地步，進退兩難，便怎麼處呢？唉！

十一月二十五日

午刻，在北站『國民閱書報社』讀『黃金偶像』思維再三，恍然大悟……咳！「人生何需？人生何為？」哈哈！有什麼「歸不得家鄉，見不得爹娘」呢？我慈愛的母親，前天不是有信給我的麼？她的信上，溫和地對我說道：「兒啊！妹妹將近要嫁了；你出外了好久，我也很記憶你了；無論如何……你終須要早幾天歸來！千萬只要你歸來，我已快樂極了！還問其他麼？」呵！有什麼歸不得呢？「母



親揩淚倚門望，妹妹屈指猜歸期。」歸去只有欣慰之分，我還值得在此把生命出賣麼？歸歎！歸歎！即刻就歸！容不得有一分一秒鐘的勾留，願早離此汗濁地！

汽笛鳴——鳴——鳴……的幾聲怪叫，火車離了塵霧迷天的海上。便見那一望無窮的萊畦麥浪，圍着一處處農村；五彩的落霞，襯着遠山疏林；農夫荷鋤歸，飛鳥各投林。看啊！好呀！半載不見了這種自然之景的光明，現在見了，我心頭怎不勃勃地跳動？心花似浪花一般的散開來，全身的分量似輕了好些，骨肉麻醉而發酥，我幾於失聲自笑，口內不止的咒詛從前的「千差萬差終是自己差」，現在該自打自的心懷。咳！往事莫須論，幸喜夢已醒！

同車的人也多了，看他們的面色，——「動乎中而形於外」——或是為別離的傷心灑淚去——或是為相逢的得意微笑去——或是為——……我多不管；只是看那一般的衣冠楚楚者，莫非有洋洋自得之意；再有

一般旅途失意之輩，儘在這車中各各把他們的腦筋，在思想中經營組織他們各人將來的人生中甘苦之事業，蹙眉定睛，那裏知道窗外有這樣光明快樂的世界。

我應當為我的前途祝福哩！想我當日也曾為萬惡的海上，夢想顛倒，既到了海上，所希望無非是富麗堂皇的人生，無一刻滿足的安慰；終是形為心役，把我七尺之骸，在十字街頭，數千萬車塵馬足之間，鑽來擠去，握着兩個小拳號呼，倒算是奮鬪，咳！抑何可笑？到現在想起我當日的一付奔走駭汗之狀態，不禁自慚自愧，心忡汗流，好似有人要捉住了我宣佈我這種醜態似的。啊！真羞！想我當日的可憐，知我今日的可貴。——這便是現在應當為我的前途祝福的。——今重把我曾經被汗濁紛擾的心靈，在大自然中經過一度的洗禮，自是覺得爽快非常了。

我這樣地想着……火車真快，紫棧色的惠山，已入我眼簾了。我把雙手撫摩我的額上，心裏暗暗地自問——

「新添了深刻的皺紋沒有？」沒有，還好！奮鬪！奮鬪！……可憐的聲音不絕地喊着……究竟得到底是什麼呢？「是額上的皺紋罷！一生勞碌風塵路，蕭蕭白髮又幾莖，」唉！可憐的皺紋，可憐的白髮，你看——坐在對面的壯年人，不過三十歲，額上的皺紋，曲曲如晒乾的茄皮；頭上新經剃過長不滿一分的短髮中，處處可見似白星般的閃爍；幸喜我……「嗚——嗚——嗚——……」汽笛數聲，「是無錫！無錫到了！」乘客這樣地喊，喊聲驚逐了我癡想，多情的心，向同車的人們暗道一聲「再會」便飄然下車，心爽神怡的走着，對着無論什麼事物多微笑着：「我是世上之遊侶，世上多麼的有趣？」

今夜，在我的知友陳君家裏宿一宵，同榻共話，越談越快樂，兩人在被窩中手舞足蹈起來，冷風眨體，也顧不得許多了。接着我唱不名什麼腔調的歌了。

燈花一點暗又明，

幾擬今夜又一生！

入夢容易醒夢難，

養已治物迷我真。

自笑是個平常人，

却要想做非常人；

若非大受挫折，

幾致顛倒一生；

想——今夜夢無夢，

看——明朝醒不醒。

再唱，唱不下了，我便沉沉地睡去。

二十六日

紅日上窗櫺，小鳥催我醒，啊！果然醒了！但不是夢醒，是睡覺。

早餐後，和陳君握別，步行歸鄉；白霜鋪地，寒風凜凜，只有短而且青的麥，和遠遠的幾棵老蒼松，搖搖擺擺，表示宇宙間的一些生意未盡；我却滿懷的生意洋溢，歡情融融，看那——枯楊，黃草……等，原是睡的冬，而醒的春

却不遠了。

多情的雀兒，在我前飛舞和鳴，表示無限的歡迎。咳！
幸喜我「已離却虛偽地，未戴上假面具」鄉間天真的
兒童，和林間活潑的小鳥，當不至於拒絕我啊！歸了歸了！
我也應該歸了！雀兒啊！我來唱一隻『歸的歌』和和你們罷！

雀兒啊：

我聽你的歌聲，

想起了我往昔離鄉時——

——是秋雁送行，

秋雁哀鳴一聲高，

勾動無限別離情！

而今聽：——

——啾啾嘈嘈……

……是你們可喜的歌聲，

實多情，

似歡迎。

雀兒啊：

我羞慚地對你們——

為當我夢未醒時，

我曾喊着：「出賣我的生命！」

幸喜是，

無人過問；

現在，我仍能歡樂地——

——看你們舞，

聽你們歌，

我何等的微伴？

微伴歸我舊農村，

青峰綠水為畫景，

泉聲潺潺和吟聲，

無所謂——

利害得失，

苦樂逆順；

消志氣，

落平庸，

做個平常人，

做………

哈哈！我不唱下去了。看啊！茅柴田頭，夾路的枯蘆色

杆棵，滿埕擺動，不是『細頭埧』到了麼？我的心花又開

了！脚步又輕了！呵！多麼的快樂？我跳躍自言道：『再換腔

調，唱一隻無名的快樂歌。』

可喜可欣！

離家已近！

我心田只橫着我的——

——
——
祖母，母親，妹妹，

想——

我走進我的家門，

和我的相親相愛的——

——
——
祖母，母親，妹妹，見面時，

終須含淚笑一陣。

我口中輕輕地唱着，脚下緩緩地跑着，我心想着：

——我的妹妹既是今日嫁，我便宜急急跑，早到家一刻，便

是和我的妹妹多聚一刻，是啊！我應當快快地跑，和我的

妹妹多聚一刻也是好的。

到了！到了！哈哈！前面枯樹疏疏露白牆的一村人家，

正是西澹村了！咳！記得秋初離別時，還是「綠樹成蔭子

滿枝」現則已非舊時景象！「細溯往事如流水，恍恍迷

離一夢中」正可感可歎！

我走進我的村中了！我經過我家的菜園竹籬之側，

而走上我家的場上了！我的一張嘴，只是笑嘻嘻地的合

不攏來。

到了階前，見堂前滿堆着烟紅的裝奩，着新衣的男

親女眷，和繫短青布裙的幫忙人們，都熙來攘往，極似嫁

我的妹妹的樣兒了。

我走進堂前，和親戚們草草寒暄了一番，急入內室，我的祖母和母親正在忙着，我便快活地喊道：『好婆啊！娘娘啊！』（無錫東鄉呼祖母爲好婆，母親爲娘娘。）祖母和母親聽得我的叫聲，回頭見了我笑嘻嘻地的面龐，正是喜出望外，哭笑齊作。祖母溫和地對我道：『好困啊！乖困啊！你回來了！昨宵你的母親和妹妹，一夜未曾合眼，只是流淚，望你回來，現在你回來了好了！我也快活了！』母親忍淚而笑對我說道：『乖困啊！現在，你歸來了，我才放心！否則沒有心緒去幹別的事了！我想你只有這一個妹妹，決計不致於不歸來的。——你的妹妹也說：——你必定歸來的！現在，我可定心了好困呀！你急壞我了！』我聽了，禁不住淚淌雙腮，悲從中來，自恨從前領悟遲，捨却眼前『快樂的真情真愛，倒反去人間紛擾的旅途上，求什麼——名咧！利咧……』咳！抑何可愚？但是，終究成就了我現在的歡悟，翻悔猶未遲！從此，我死心塌地做一

個平常人，做一個被世人們譏笑不會邀名賺利的人，我想到此，我又微笑了！我對母親說道：『我怎麼會不歸呢？我當然要歸來！我應該要歸來！你放心罷！』

我更走進內房的時候，我家的女親戚，低低地對我說道：『你的如花人兒在內房了。』我聽了這種諂媚的話兒，我又點頭微笑着，我知道我的未婚妻蕭梅已到我家了，因爲平日算命瞎子說：我和她應該「先做哥妹慢做親。」所以乘這當兒央媒說來的，事雖出於迷信，可是一見面以後，將來結婚時，終算是已有一面之緣，非如一面不相識的陌路人可比，倒也未謂不可。但是我幾次因事入房，他貼身的小婢靈敏不過，（是臨時婢）一見我走進外房，便悄悄地傳訊於她，使她躲入床中，深深垂下紗帳，使我不得而見了！大夫其所以來的宗旨啊。

北風颯颯，寒星滿空，這正是鄉村寒夜的嫁人的景象；一陣陣細碎的樂聲和一片嘈嚷的人聲，在這樣冷靜而又熱鬧的景象中，似乎表示，說：『要把妹妹娶去了！要

把妹妹娶去了……」我的妹妹是很溫和慈愛的女孩子，最足以慰我母親的寂寞，我除了我的母親以外，也沒有別一個，「比我妹妹更相親」的人了！但是，現在，妹妹啊！你要嫁了！男女們長大了便要娶妻，嫁夫，這算得什麼一回事呢？你聽——無情的樂工，把喇叭吹得……拉——拉——拉……的，吹得我心都碎了！再有那可恨可惱的轎夫，吶吶喝喝，如狼如虎，有聲有勢的搭上轎扛，準備着抬我的妹妹去了！我這樣想着，呆呆地立着出神，而鄰人們還多來擠看熱鬧，引頸伸頭的。咳！須知這並不什麼可樂的喜事，簡直是人間的悲劇；因此，我平時很不願吃人家「于歸之禮」的酒，即使去吃時，到那新娘子上轎的時節，我終是獨坐暗隅，把頭伏在櫃上，掩耳不聞；咳！鄰人們啊！現在，你們來看，有什麼可樂呢？我這樣的感懷着，而我的妹妹要走出房門去上轎了。妹妹要辭別母親，母親却因恐和妹妹分別時，免不掉一番流離悲哀，故而早已避匿了；此時，我呆立在房門口，妹妹低頭恨聲

似的叫我道：「哥哥啊！我……」只此四字，以後，便嗚咽下淚，要說不能成聲的了！妹妹強步走出去了！當時，我垂頭抽住一口氣，再不能有所回答，妹妹去了，我便急急走入祖母的房中，倒在床上，把被遮沒了臉，放聲大哭了。咳！有了妹妹要是不嫁，若嫁，非嫁給我做哥哥的知己朋友不可，否則終難免掉此一哭啊！（以後為妹妹，我還不止此一哭！）可恨那些不解事的親戚，多以不入耳之言來相勸。唉！我要把我的鮮血淋漓之心挖出來，擲在他們面前，給他們仔細瞧瞧我心之傷痕，我才得舒暢哩！

諸事完畢，時已夜半。遠的親戚，早已在日落西山之時歸去。我便和我的姨母等，坐在一桌，胡亂吃些酒飯；簾梅呢？她另外和我的母親等坐在一桌，此時，我不能不移動我的視線對她了；幾個及笄年華的女親戚，在旁，當然已能注意於我和她同居一室的應響，因紅掌雙腮地笑對我說道：「你不要看她啊！她也在那裏窺你呢？」我聽了，只是微笑着不語；我想——她如窺我時，我不是應當

首先知覺的麼？何用你們來告訴我呢？唉！世間女子，不過爲俗禮所拘，便做出許多嬌羞可憐之態，一般無謂的文人學士，偏要運動他們的生花之筆，盡態極妍的形容起來；其實男女兩方面，「合乎軌道的性之要求」是相同的，而社會上有些俗禮，也不過是假面具的別名罷了。

二十七日

她今日要回家去了，在未去之前，要賞識賞識我前妻的房間；那房間，因我不在家裏，簡直遭踢的不像樣了；我想——我和前妻的結婚證書咧，頌詞咧……咧……都還依然掛在粉壁之間，她看了，不知要起什麼感想呢？

她進我房的時候，因她很怕羞，特地使我迴避了；但是她既進我房間之後，停了一會，我的母親和姨母，硬拉我入房，命我要和她講幾句話，才算做一遭哥妹；我死命的不肯，母親便惱我了，對我說道：「你這不解事的孩子，這次領她來，所爲何事？你是個男子漢，怕什麼羞呢？」我於是只得鼓足勇氣，大着膽子，走入房中，但是實在覺得

不好意思，心頭只是勃勃地跳動，呆若木雞的立在她的面前，竟無話可說，就是說，從那一句話說起呢？唉！正難過！如見平日不願見的達官貴人要找話瞎敷衍的一樣難過！我只是紅漲着臉兒不語。她呢，也低着頭，羞怯到無可如何了；只牽住了她侍婢的衣角，倚之爲屏障。我也羞低了頭，只看見她的楊妃色襪，淡紫色鞋，很觸目的色彩的——一雙脚；那侍婢見了我倆的這種非常困難情形，便微笑着來解圍，對我道：「先生！請坐！」我不知回答了她什麼話，此種非常的痛苦，再不能受下去了！我立即逃出房門，抽出一口鬱氣，直到場中，跳了幾跳，長嘯幾聲，心頭才得舒暢些了！但不禁悔恨萬分，爲什麼要走進房去，受這種無上的痛苦呢？唉！母命不可違，管他事已過去，如輕烟過眼，算了罷！

飯後，她要回去了，她臨去之時，我的眼淚，却要送到她——送到她坐的轎上；而她走入轎中時，臨去秋波的兩情，却又是我享受的了。

夜裏，要到妹倩家去吃『會親酒』，我以前已嘗過這種『會親酒』的滋味，很難下肚的；還有俗禮上記不勝記的怪現象，也是下酒的障礙物，但是不去，妹妹希望我回來，所爲這一事，足以安慰她的，不去，不要惱我麼？我只得去也情願去！

我和志仁、表弟等，在日落之時開船，到彼處已是八點鐘了。我所恨的是乘船，上岸時已七昏八搶，飄飄渺渺的到了我妹倩的家裏，妹倩家離我岳家只有半里路，所以來參觀我的人很多，這倒也不足爲奇，我只是和人家一樣的具有五官四肢的平常人罷了。

最可恨的事，便是大排場的吃酒，我又不是鬼神，面前却擺設着香案，雙燭高燒；我是一個農家子，却來『大爺！大爺！』的喊着，我耳膜上不聽慣這種叫我的聲浪，聽了，簡直萬分難過，還咽得下『酒，菜』麼？陪席的人，又多是妹倩家非常客氣的親戚，他們都能當得『客氣』二字，於是我舉杯按箸，多是機械式的，居被動之例，吃這一

席『妙酒』，正不容易！『請』字足足說了幾千聲；咳！正大失其『會親』的宗旨，知不及在家把一碗青菜下酒的自由暢快了！這也可見得快樂不關乎肉體上的供奉啊！

還有一個姓張的陪客，吃醉了，把同姓的某軍閥認爲乾父，大吹法螺；又來我前敬酒，我以不會吃醉辭，他便欺我年輕，說道：『你既不會吃酒，請你把酒潑在地下罷！那末，我就算你吃我的酒了！』我笑着答道：『先生是明白人，我不敢暴殄天物，還請先生代我潑罷！』他聽了，便慚愧着走了。

酒筵既散，我便辭行，臨行，我妹妹送我到房門口，不知她又是從那裏來的眼淚，嗚咽不能言語了！此時，我再不能下淚，令妹妹益加傷心，只得硬含着淚安慰妹妹道：『有什麼悲傷呢？我就來看你就是了！』妹妹一句話也不能回答，我沒奈何，只得告辭妹倩和一般的親戚們而歸了！

黑夜歸舟，舟內一燈熒然，燈旁坐着「酒醒人靜」的我，心內思潮和欸乃欸乃的櫓聲，起落不止；年幼的志仁表弟，已瞌睡在我的腿上；咳！這種情形，這種光景，正可感！——茫茫大地，在無窮大的空間中，又只是佔着一個極小的位置；牠還在不止的活動着；這隻被兩個舟子搖動而前進的船，尤其是大地上的一件小小的物體，却又載着更小的我在艙中；我又有一縷更小更小想象的情絲，在我腦筋中無形的活動着；同時，宇宙外一切，大地上一切，都在不住的活動着，無始無終的活動着，以前，今，後，似有痕而實無！閉眼想從前的，昨天的，前一分鐘，一秒鐘，一轉瞬的，更當眼前而正在過去的，都還存在我意識中罷！把雙手捉捉看，捉不着！張眼看看罷！看不見！虛空的，變幻的，值得什麼？眼前已成過去，值得什麼？現在這個不止活動着的我，還有其他一切，在太易渾淪以前，不知什麼時候，早已時時刻刻的變幻着，活動着，直到現在，以至於無窮的將來，從沒有一分一秒……的停止過，

現在剛講過……我又不是講過這剛講過的話的我了！宇宙外一切，大地上一切，又不是剛講過這一切的一切了！剛做剛過去的我，又忽是現在的我；過去的現在，又忽將來；現在的將來，又忽……咳！來無跡，留無痕，去無蹤，我——即是刻刻變換的幻物！幻物！一切都是幻物！不值得一笑的幻物！無價值的幻物！我更不必思想了！就是我想至於發狂，也只是如此如此的變幻變幻；是啊！以前一切的悲離歡合，我還值得紀念麼？正是！不值得一笑的變幻啊！

『到了！到了！上岸罷！』舟子這樣地喊我，我便攙了志仁表弟上岸，母親開門，見了我歎氣說道：『妹妹嫁了！你又去了！我們在家，真覺得冷悄悄的，淒涼寂寞，現在你回來了，我們又頓覺得熱鬧咧！』咳！我聽了這話，又來了！又惹動我的愁思了！我想起我的父親來了！父親死了！祖母呢？已滿頭白髮如霜，誦經拜佛以外，還要帶幹些家務；至於母親，則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爲了家務忙着，面上也

漸漸地現衰老的容顏；我清夜捫心，如何過意得去呢？我應該怎樣安慰她們的心呢？

夜深了！母親等都已先後去安睡，我怎麼睡得着呢？

吹滅了燈，獨坐在外房，聽風打紙窗，我又想起我的前妻來了！咳！「已滅跡的我愛！」你現在不是在荒郊冷風之中麼？你有生時，膽子原很小，夜裏每聽得微微的怪異的響聲，便要把頭投入我的懷裏緊貼地藏着；現在，你獨住在荒郊曠野，把不住心嬌怯罷！還是怎樣呢？你的恐懼可憐處，只有我，和生你的孤單的老娘，還能當我們有意識時，時時想着你不忘，等到我們到無意識界時，你的盤踞在我們心裏的愛，也就必須隨我們的消滅而消滅了！但是，你現已到無意識界了，我是你的愛人，可是你的腦筋中，恐已沒有「我」——你的愛人的影形了！啊！你的神魂或是還存在罷！『此愛綿綿無盡期——』你的『愛的靈』或仍在我的前後飄動着，不然，爲甚我的心裏，終有你的『愛的靈』刻刻活動着呢？現在，我在這裏胡言

亂道，想着你，可憐你，你能知道麼？咳！爲什麼要有這世界，世界上要有這個我，我要有這麼一回事呢？我的腦筋盤旋到將要壞了，意識也快要斷絕了；我的心靈，已黯無生氣，將離開紛擾萬端的形體，入長空萬里，踏白雲明月而神化了；但一轉念間，又依然回返到人間的旅路上，雙目微睜，雙手撫胸，還是坐在黑夜風窗椅子上的一個平常的感懷者啊！一閉眼，又似這麼悠悠地神化去了！我的神靈，特然的來，悠然的去，無極的悲感，似繫非繫的纏綿在心頭，似風吹蛛絲，斷而又連，——呀！我的好朋友錢宜啊！快來！快來！你善長的是胡琴，你快來和我的琵琶，要合一隻婉轉悠揚的歌曲，把我的神靈引入神秘高超的仙境裏去，好待我的靈魂，離情緒紛擾的軀殼去也，不料我友錢宜，也是一個多情多愁之人，和我合一曲『湘江鄉』始而還融融嫋嫋，既而愈和愈低，終至力竭聲斷，他的胡琴和我的琵琶，都同時……朴……朴……的落在地上，軟捶捶的把頭靠在椅子背上，閉目靜息，作爲死去

了！靜死了一會，我便從椅上跳起來，狂叫一聲——「啊呀！便衝進內房，上床拉被而睡了！錢宜被我突然嚇了一跳，也便隨我進房上床而睡了。」

書篇末

一九二三，臘梅花開時，初稿於西澹村。

愧無生花之筆！

無涯的情感，怎描寫？

但是我的心弦，這般唱着，

我不得不這般記着！

我在我的這三日之中，忙着的，也不過是我的人生中的應有的一回事，所感覺到的離別悲歡，也不過是我的人生中應有的一段感覺，事情……我這區區之身，一縷情絲的悲歡，值得什麼呢？

(完)



西笑彙錄

胡文煒

奇姆道：「吾的哥哥處在戰場中彈子最密的地方。」

瓊斯道：「勇敢啊！他做些什麼事呢？」

奇姆道：「他在那裏搬運軍火呢。」

定閱小說世界優待辦法

凡自十四年陽曆一月起至六月底止定閱小說世界全年一月份者附贈優待券一紙持券購買下列各種小說一律照定價對折計算全購連偵探專號共六十一種定價二十七元六角今減售十元

言情類

波乃齒傳 一角五分
 真偶然 三角
 塚中人 二角五分
 鬼士官 四角
 亞媚女士別傳 八角
 曹衣記 六角五分
 美人磁 四角五分
 雲市孤踪 二角五分
 墮淚碑 四角五分
 孤士影 六角
 斷雁哀絃記 六角

偵探類

玉樓慘語 四角五分
 情窩 六角
 愛兒小傳 四角
 海天情孽 一角八分
 椰園小傳 八角
 奇女格靈枝小傳 六角
 桃大王因果錄 二角
 情翳 三角五分
 地亞小傳 七角
 情天補恨錄 四角五分

偵探專號

全書四十萬字
 定價大洋一元
 定戶對折

二備案 二角五分
 羅刺峰風 三角五分
 名優過盜記 二角
 蛇首黨 三角

秘密軍港 三角
 賊博士 二角
 厲鬼犯彈記 六角
 滄波濤譏記 三角五分

歷史類

恨綺愁羅記 六角
 西班牙宮闈瑣語 二角
 不測之威 八角
 天仇記 四角五分
 亨利第六遺毒 二角五分
 重臣傾國記 六角
 沙利沙女王小紀 四角

冒險類

斐洲煙水慈城錄 八角
 霧中人 一元
 俠女郎 二角
 八十日 一角五分
 鐘乳欄樓 六角

義俠家庭等雜類

驃騎父子 二角
 蟹蓮郡主傳 九角
 妬婦遺毒 三角
 孤露佳人 五角
 鐵血痕 五角

科學類

環遊月球 三角
 洪荒鳥獸記 五角
 毒菌學者 五角

神怪類

鬼山狼俠傳 一元
 蠻荒誌異 六角
 金陵神女再生錄 五角五分

社會類

雪花園 一角五分
 城中鬼域記 三角
 冰塵餘生記 五角
 社會柱日 五角五分

海外軒渠錄 三角五分
 羅利因果錄 三角
 哀吹錄 二角
 神苑琳琅 二角五分

定單

商務印書館定書櫃台鑒茲寄上大洋
 自第 卷起至第 卷止
 優待定戶之優待券一紙此頌

台安

省

縣

具

年 月 日

元 角 分定閱小說世界

今年的小說世界

一 今年的封面

今年五十二期封面，為三色版所製的全球五十二種人種圖。每期封面皆有千餘字的說明，並附插圖多張，說明該族人種的風俗特性，及種種有興味的事跡。這五十二種人種之中，有的是奇形怪狀的變種，有的是明艷華美的美人。種種色色，皆素所鮮見。讀者看封面上的三色圖，讀該期的說明，參觀插圖，無異親遊其地，全年讀過，直如旅行世界一週。

二 長篇小說

今年的長篇小說已經預備的列下：

(1) 野人記

第四種「朝蟲投荒錄」(一名大山之子)，書中情節，較前三種倍覺離奇，事跡則與第三種「猿虎記」相啣接。

第五種「古城得寶錄」書中情節，換過場面，將非洲數千年未發現的密秘人種，及未聽過的奇事，駭聞一一表出。

(2) 奧德摩斯奇案 「紅鑽石」與「白骨黃金」兩案，屢受讀者歡迎的來函，大都說：「讀奧案如食橄欖，初覺酸澀，不久即覺其清甜可口，讀後則覺其回味耐尋云。」譯者馮六先生贊說，他譯這部書，非貪稿酬，非圖虛譽，實是覺得這部書，有可介紹的價值，不但是別開生面的偵探小說，並是一部法國社會的寫生。

(3) 科學小說

(1)「流星過客」，此書述宇宙間一最大流星上的人物事跡，種種驚人駭聞讀之令人嘆為奇觀，然又語語根據科學。

(2)「環遊宇宙記」用有統緒的故事，發明宇宙間各種行星循環的道理，及其循環的秩序，法則。我們讀的時候，只覺得是一種有趣味的科學，其實對於「相對論」的理解，和「天文學」，在不知不覺中，早輸入了我們的腦筋中了。

三 短篇小說

(1) 林琴南先生仙逝了，我們還有他的短篇遺作十數種，都從九卷起發表。

(2) 祕密博士 科學短篇小說，是我們今年的一件特別大供獻。這祕密博士，是一種連續的短篇小說，每篇各自首尾，歐美各國傳誦殆遍，研究科學的根據這些小說，很有些奇異的發明，由此可見這種小說的價值了。現在我們搜集了來，按期登一篇。

(3) 短篇偵探 本社現已搜集了各種偵探小說，都是極新穎的作品。其中有一種更名貴的，是歐戰的實地偵探案。這部出版未久，即已譯成了數國文字，案中事皆真，無一字虛語，也在小說世界中按期刊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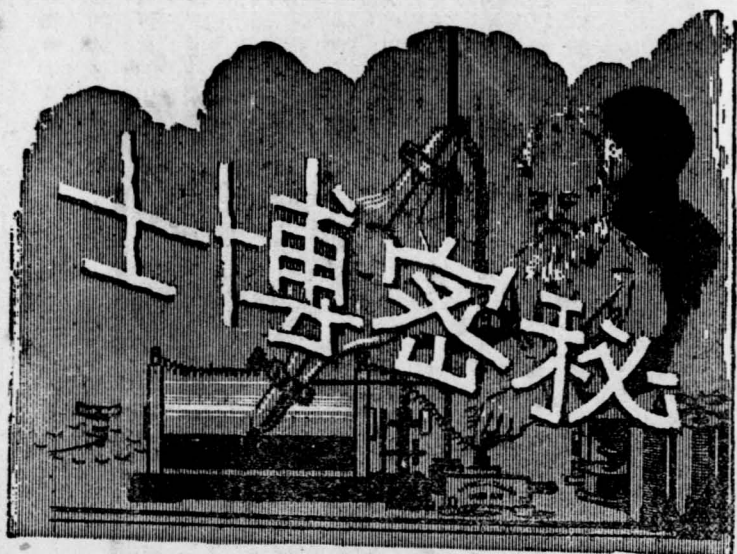
(4) 另有一種寓言，是俄國文豪中寓言大家克魯伊洛夫的傑作，經唐小園先生翻譯，並加註解，按期刊登。

(5) 去年懸賞的小說，也在今年各期中陸續發表。這都是我國文藝界的精華，請諸君賞鑒。

(6) 其餘各名家的短篇小說，擇最佳者每期刊登數種。

四 插圖與小品

今年的三色插圖現已選定，都是中外名筆。小品文字，尤其豐富，按期分登。



譯 芝 敏

By Clement Frezandié.

第十九篇 八十小時

一 週

小引

哈博士說道。沙李先生。我敢保證我這新式的飛機。平均的速率。是每小時三百餘里。並且可以繼續飛行十個小時。不必停頓。這沙李先生。是一位神情傲慢的少年人。他以爲在政府中。身居高位。自家的才能。必然不凡。便目空一切。其實若講到他的才能。委實不配身居那高位呢。原來哈博士要替政府中。製造一種新式的飛機。那速率要勝過現在所有的飛機。所以對沙李那樣說法。但沙李自以爲是。自命不凡。不肯聽哈博士細述。哈博士起初原是一心平和的。和他講話。但瞧見他那副傲慢的神情。後來也覺忍耐不住。便高聲說

道。你聽着。我所以有這提議。實在是給與政府一個難得的機會。要使得我們的祖國。成爲世界上軍事實力最充實的國家啊。沙李笑着應道。你這提議。我原曉得是很好很正當的。但我有一種懷疑。不知你有無這種才能。可以製造這種飛機。換句話說。便是我不能相信你那飛機。有所說的那樣的速率。你要曉得國家是沒有許多閒錢。供給你濫用啊。哈博士很懇切的高聲說道。你若祇有這一種懷疑。並無其他的意見。我以爲是不成問題的。因爲我可以試驗給你瞧。我的新式飛機。究竟有沒有每小時飛行三百餘哩的速率。沙李怪笑了一聲道。我祇怕試驗的結果。速率如何。非但不曾得到證明。你那飛機。到反而跌得粉碎。哈博士道。那個你不必問。我祇請問你。你究竟要不要我試驗呢。你如果要我試驗。無論怎樣試驗法。我總可依從你。沙李道。你說你那飛機。每小時能飛行三百餘里。圍環地球一周。是二萬五千哩左右。那末倘乘你的飛機。環飛地球一周。不是祇須八十小時嗎。等你能夠在

八十小時之間。環飛了地球一周。那時候。我定當拜託你替政府製造飛機五百架。但我有一件耽憂。你要得到那成績。恐非再過數百年不可。我未必有這長壽。仍活在世界上。更未必仍存留在今日這地位上了。沙李說到這裏。又略略的笑了一陣。彷彿自鳴得意。深許自家措詞圓妙。哈博士聽了這話。很快的答道。沙李先生。好。就這麼辦。我依從你的吩咐。但並不須幾百年。大約在十四天以內。我定可環飛地球一周。幸虧我尙未過老。尙能和味綸氏競爭一下。他曾說過能在八十天以內。環飛地球。我却要在八十小時以內。環飛地球一周呢。

一

珮字並不通報一聲。便直闖進哈博士的私室。一壁高聲喊道。哈博士。我聽見一項消息。不知是真是假。特地趕來。要當面問個究竟。你可是準備在三天中。環遊世界一周嗎。當真有這等事嗎。哈博士答道。這事的確是有的。不過時間你說錯了一些。不是三天。却是八十小時。珮字道。博

士。這事既然當真。我可就有一樁事。要懇求你了。哈博士道。甚麼事呢。珮字道。請你帶我同去。我因為你這一種遊。行。是最有興趣。最有榮譽的事。不啻那班人隨着卓別靈和畢克福同遊一般。哈博士道。你

雖有這壯志。但我不能帶你同行。這個我很對你抱歉。哈博士雖這般說。珮字好似未曾聽見。仍問道。博士。這一路之上。我們大概要降落若干次。哈博士答道。我想一共降落七次。你若連同回到紐約的那一次降落。計算在一起。就是八次。我準備每飛行三千里。或超過三千里一些。降落一次。我第一次的降落地。大概是巴黎。第二次是開羅。第三次是印度。第四次是中國西部。第五次是日本。第六次是檀香山。第七次是舊金山。最後一次。便是回抵紐約了。這個自然。每次



呀機聲留的奇新種一是裏手你。士博。道問字珮

降落時。我絕不多所耽擱。祇添足燃料和必需的物件。便再開行。因為期限很短促。不能多耽擱一些工夫的。再則為預防發生變故起見。每隔五百里的所在。我總預備好

一具特別機械。雖是在海洋之中。這一種籌備。也不可缺少。是把那特別機械。放在船上。船上再發出無線電報。好讓我曉得船的停泊處所。

珮字問道。博士。你手裏忙着的。是一種甚麼新奇的留聲機呀。你可是趕忙佈置好。要帶着上路嗎。哈博士答道。不是的。和那環飛地球之舉。並無何等的關係。這却是我的一種新發明。原來我現在正忙着製造人造的留聲機片呢。珮字聽了不懂。問道。人造的機片嗎。這話是甚麼意思呀。哈博士答道。普通的機片。是發出真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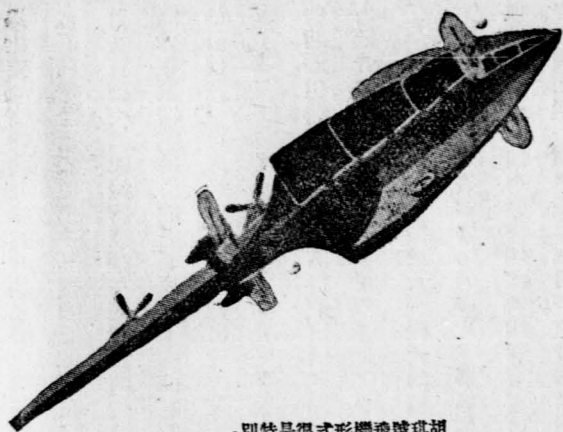
的聲音。我這新的留聲機片却不然。發出的聲音。並不是先前收攝上去。且從未有過這種聲音。珮字道。請問你怎樣製法呢。哈博士道。這個簡單得很。就如一位美術家所畫的各物的圖形。並非那張畫紙上。原有圖形。依照着描摩一過。却是憑着他想像界中已有的圖形。描寫出來。我製造這新的留聲機片。也是這個道理。不過把圖形換為聲音罷了。珮字道。博士。請你講得更明白些。我還不會懂得呢。哈博士道。就是了。珮字。你聽我講罷。當那製造普通的機片時。必須你對着一架留聲機講話。那根針。便在那蠟盤上劃出凹點。這種情形。你當然是曉得的了。因為那凹點的形式和大小。後來留聲機中。便能再發出那原來的聲音。因此我便觸動了一念。我想不必有人開口講話。祇須在那蠟盤上。劃出那正確的凹點。當然也可製造留聲機片啊。珮字又問道。你縱然能够製造成功。請問有甚麼用處呢。哈博士答道。講到他的用處。可着實多了。第一。可以使得我們修理那些普通的機片。就如收攝那些名

人的聲音。製成的機片。因為遇着輕微的意外。有些損壞了。不是便不值錢了嗎。我們却祇須在那損壞的部分。稍加修理。便仍是著名的機片了。我這發明。又可以使得我造成種種機片。為他人沒有方法能製造的。就如如有好多高調的樂歌。簡直沒有人能够唱好。因為聲音發不上。但是我却造成這種高調樂歌的機片。發出的聲音。較得上第八度音程。即此一端而論。我因為有了這新發明。已能為他人所不能為之事了。珮字道。但是那留聲機片上的凹點。是很小很小呀。哈博士道。是的。這當中果然有許多困難之點。但大多數。我已經解決了。在我最初着手的時候。是拿一張普通的機片。把他放大到若干倍以上。由一位放大專家。把這放大的凹點。摹擬在一塊硬樹膠板上。然後用一具還原縮圖器。把這些放大的凹點。照着他們的式樣和大小。再刻在一面蠟盤上。於是這張經過放大的機片。便不啻是那原片的副本了。但我因此發生一種感想。覺得必須想出一個機械的方法。用以放大。可

以比較的簡便些。我推想的結果。斷定縮圖器必可供給我的利用。於是我便把一具複製器。連續在縮圖器的長臂上。再把一具記錄器。連續在縮圖器的短臂上。這樣一來。當複製器上的針。經過那原片上的凹點時。記錄器上的針。便在一面大蠟盤上。照樣劃出較大若干倍的凹點來了。我在試驗這一着之前。又曾用一種高音器。放大那些凹點。但我隨即察覺由高音劃出的凹點的深點。比較由低音劃出的。實在深不了許多。這個自然。我進行的第二步。便是不用何等模型。放大一張大的機片。結果竟很為滿意。我祇仔細查察普通的機片。了解那些凹點和劃成凹點的聲音間。有甚麼關係。我因為要實施這一種工作。便僱用了一個男子。這個男子。口音非常清楚。因為必須口音清楚。纔能製成一張發音清澈的普通的機片。等把這機片造成之後。再加以放大。查察上面的凹點。那一個字劃出的凹點。是一種甚麼樣式。查察明白之後。我的放大技師。便能隨便我的意思。造成各種字句。祇須把各

個凹點。確當的聯合在一起就行了。後來我又用這種方法。研究音調。一張普通機片之所以造成。不外乎兩種。一種是向唱歌的人收攝聲音。一種是收攝由樂器上發出的聲音。我先把普通機片放大。然後再研究這放大的機片。於是我便明白了凹點的式樣。經過何等的變化。後便可發生出音調來。但這種種的結果。必須經過放大的手續。而後方能得到。那機械方法的放大。我仍覺得不很便當。我便再苦苦的研究了一番。後來竟得到一種化學的放大的方法。用這種方法放大。所得到的結果。這纔真個可滿意了。珮李忙問道。化學的放大嗎。哈博士答道。正是。你不懂麼。所謂化學的放大。便是那種照相板。譬如我要把我的大的放大體。縮小到相當的尺寸。便可把那些放大體。照到一面金屬的盤子上。這盤子上面。却必須用容易受光的薄膜包裹着。當沖洗的當兒。那受着高度光的部分。便可保留着一層絕薄的薄膜。再當那用酸素蝕鏤時。便可產生出很深的凹點。換句話說。便是負的方面。因

而保留。倘放到留聲機上。便可發出種種的聲音。和原來的一般無二。若從這負的方面。再經過那一套手續。又可造成一種正的方面。那些凹點。既已回到原有的狀況。當然可以發出那正確的聲音來了。所以現在我能够造出



胡琪號飛機形式是特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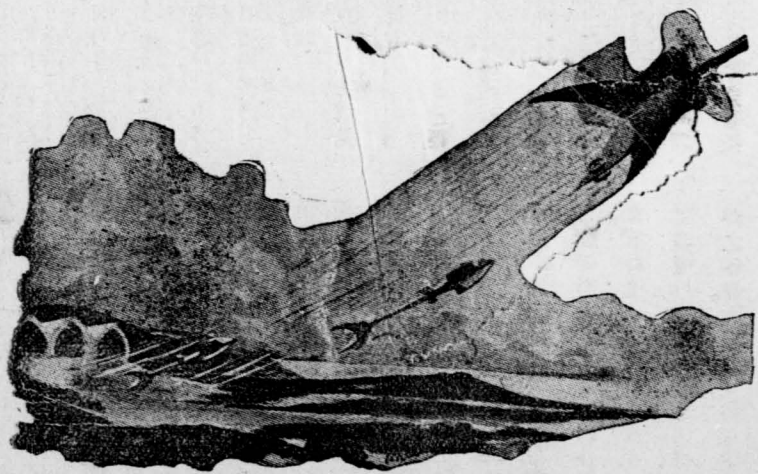
種種的
機片。可
以發出
各種意
像可及
或不可
及的聲
音。譬如
我要發
出雷聲
和炮聲。
不必收

攝那自然的雷聲。或是命人開放一炮。祇須命令我那放大技師。根據我們查察明白的那些凹點。刻在蠟盤之上。便可發出那種聲音來了。而且這種手續。既寧靜。又容易。……我的話說得太多。費去的時間太多了。你若肯隨我同行。……我想你一定肯的。但是你必须有兩個星期的工夫。好多多購備些擦面的粉。供給那八十小時旅行中的需要。珮宇聽了這話。曉得是哈博士和伊開玩笑。不禁笑了出來。當下珮宇便着手預備。但伊並未曾購買那許多擦面粉。祇預備了滿滿一衣箱的晚服。以備不時之需。因為會有人對伊說道。你和哈博士一同去旅行。路上將有何種狀況發生。你自然不會曉得。哈博士原是一位哲學家。又是一位男哲學家。他儘管可以照料到全世界。有時候。或竟不能照料到他自己的領鈕呢。

一一

哈博士問道。珮宇。你都已準備妥當了嗎。珮宇答道。是的。我已準備好了。哈博士道。那末你便跨上來罷。我們就將

動身。作環飛地球的旅行了。又對沙李道。沙李先生。我們動身時。必須在一個晴明的早晨。今日天氣很好。所以我決定在敲十點鐘時。離開這裏。沙李先生。我這裏。有一本紙簿。請你在上面簽一個名。我在一路之上。每逢降落時。都得請你的代表人。也在這簿上簽一個名。這樣你便可曉得我委實是環飛了地球一周。否則你或許以爲我祇飛到距離最近的一處停機場上。休息到相當的時間。再飛了回來呢。沙李先生。我們要小別了。在這個星期之杪。我們再會面罷。再會。再會。哈博士說了這話。便隨着珮李。跨上他的飛機。這飛機是沿用哈博士那可愛的小姑娘的名字。也喚做胡琪。這架胡琪號飛機。很大。形式很



這飛機因受他的推物射的便直射出。

是特別。並不像是飛機。却很像做一支箭。因爲他的機翅。和機身比例起來。很是狹窄。除掉那平行的機翅以外。再有兩隻垂直的機翅。一隻在機身的頂上。一隻却在機身的下面。和魚翅一般。機身上。共有推進器八具。兩具在機身的後面。兩具在機身的前面。機身的兩旁。各有一具。再有兩具。却是在機身的頂上。機身體內。裝着引

擊四具。每具有五百匹馬力。推動那些推進器。祇須撥按某個電鈕。因中間有一根桿杆連續着。便可推動一部分或全部分的推進器了。機中機師的座位。四周有玻璃遮隔着。玻璃之外。再有一道金屬的維護物。這金屬維護物的某部分。可以隨意的開關。好護機中的乘客們。瞧看外面的景況。機身外面。再有月台一座。所以便利乘客們上落。以及當停落在地面時。讓他人上來參觀。

當時鐘敲了十點時。哈博士和他的美麗的伙伴。都穩坐在胡琪號飛機中。哈博士發出一個信號後。這飛機因受他的推射物的推射。便直射出去。同時機中的引擎。已經發動。但絕無一些聲響。因為會裝着滅聲器。推進器既經活動起來。這飛機便直向空中升上去了。珮宇從一扇玻璃窗。朝外瞧看。見再有兩架同梯的飛機。跟隨着他們。升向空中。便急忙問道。博士。跟隨着我們的那兩架飛機。是做甚麼來的呀。哈博士答道。那兩架飛機。正是我們的護衛。他們將跟隨着我們飛過大西洋。我們倘有緊急事故。

他們便可上前幫助。因為我們這一種飛行。是非常的危險。我們這飛機上。祇須發生一些最小的障礙。若沒有護衛。立刻前來幫助。就可置我們於死地呢。珮宇又問道。他們將隨着我們。也環飛地球一周嗎。哈博士答道。這也不然。等飛到了巴黎。他們就和我們告別了。因為那裏另有三架特別的飛機。等候着我們。領着我們前往開羅。開羅那裏。又有一架新的飛機準備着。我本已預備了五百架飛機。要賣給政府。我便分出半數。在我們之前動身。分往各地方。等候着我們。那其餘的一半。却是背道而馳。飛過太平洋。在舊金山。檀香山。日本和中國等候着。過了不多一會。胡琪的速率。已達到每小時一百里。隨即再增加到二百里。最後又增加到三百里。各架飛機上。本都裝着無線電話機。所以各架機中的人物。可以彼此通訊。和聚在一起講話一般。

胡琪飛行的情況。很是良好。但禍患之來。往往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所以有一句古話。叫做世界之上。最無一定的。

莫如禍患了。原來哈博士要胡琪飛得更快，便逐漸增加伊的速率。並越飛越高。從機中的表記上看來。這時候。已飛到十里之高。較之最高的山。再高兩倍。飛到這樣高的。高處。却有一層利益。便是空氣的抵抗力。便也很大。哈博士會對珮李道。空氣的抵抗力。已大有增加。差不多把我們這飛機。包圍在當中。因此我們也不容易墮下。這便是高飛的一種利益啊。珮李道。但是你飛得越高。降落時。必也格外耽擱功夫。因為你飛到十里高。若要下落。必須經過了這十里的路程。纔能落到地面上啊。哈博士道。這話不錯。不過我這一路之上。一共須降落八次。每一次降落和上升。是二十里。統共算起來。須多走一百六十里路。這又算做甚麼呢。我現在且想飛到二十五里高的所在呢。」

胡琪機中的表記上。表明已飛離紐約二千里了。這當兒。哈博士忽然接到一個警告。是從一架護衛的飛機上發來的。警告之後。接着便是一封電信。是「已發生意外。吾輩現正往下跌落。」哈博士接到這電信後。立刻命令那

護衛的第二架飛機。趕快撥轉回去。搭救那墮落飛機中的人物。接着再吩咐道。你們救起了那機中的人物。對於那架飛機。不必有何等處置。伊或能浮在水面。你們可再跟隨我來。因為我在飛抵巴黎之前。必需你們幫助。等到了巴黎。我再分派一架駐在巴黎的飛機。飛回去。挽救那架飛機。或竟把伊毀掉。

像這一種旅行。自然是珮李從未經過的。飛在十里高的空中。無論甚麼也瞧不見。便是天空中的雲。也莫無所見。不過祇瞧見藍墨色的天空。和光明的日光罷了。大約又過了一小時後。哈博士派回救人的那架飛機。又已緊緊追上。那墮落的第三號飛機中的人物。都在這架機中。祇是怎樣把他們救起的呢。原來這架飛機。飛到了那第三號飛機的上面。便慢慢的往下降落。並放下救急用的繩梯。第三號機中的人們。本戴着一種盔帽。是所以保護他們的。雖在空氣稀薄的高處。而不受何等影響。他們便逐一的。從繩梯上攀援到這架機中。至於那第三號飛機。只得

暫時隨伊浮在洋面上了。這架飛機。既把他們救上來後。便立刻加足速率。追趕哈博士的飛機。當哈博士的時表上。指着午後八點鐘時。這兩架飛機。都已降落在巴黎的飛機場上了。他們在這裏。本有幾分鐘的耽擱。忙着加添汽油和養氣。並很仔細的察看胡琪的機件。察看之後。見各部分絕無毛病。哈博士便決意仍乘原機。繼續前進。並吩咐隨着同來的那架飛機。仍隨在後面。另外又加入三架。因為他已得到一種經驗。若祇帶兩架護衛的飛機。倘有一架出了意外。那一架前去搭救。自家便沒有護衛的了。不如多帶幾架。較為安全妥善些。

二二

胡琪從巴黎飛抵開羅時。哈博士身穿睡衣。從床位上起來。把各機件查視了一會。覺得仍很靈便。儘可再乘着前行。哈博士便決定仍乘原機。又命令在這裏等候的三架新飛機。可從那護衛前來的四架中。選出一架最好的。作為前途的護衛。隨即再從開羅前進了。

這天早晨。哈博士和珮宇。原很起身很遲。但白日很長。他們覺得很無聊。便鬥紙牌消遣。當他們將要飛抵印度境內的降落地時。忽發生了一樁難事。原來胡琪已現出種種損傷的現象。不能再進。或是另換新機。或是降落到地面上。加以修理。哈博士瞧這時候的鐘點。比較他預定的。要早兩小時。很贊許胡琪的敏捷。心想不必另換新機。不如始終乘這胡琪。環飛地球一周。豈不格外有趣。於是哈博士便拿定主意。在這裏修理胡琪。這裏本也駐着三架飛機。哈博士便派出一架。先送珮宇動身。約定在下一站的停落地。再為會齊。下一站的停落地。已到了中國了。萬一他們飛抵那裏後。已等候了一小時。仍不見哈博士到來。便不必再等。儘可繼續前進。哈博士又派了兩架飛機。護衛着珮宇。留下兩架。作為自家的護衛。珮宇聽說自家先行前進。很是高興。並很希望哈博士有所延誤。不能應時趕到。因為那樣一來。伊便是乘坐飛機。環遊地球的第一個人。那是多麼的榮耀啊。

哈博士這一番安排。原一些不錯。祇怪珮字年輕躁進。又不服從哈博士的囑咐。哈博士曾囑咐過伊。此去的速率。每小時不得超過三百里。剛正開行的頭兩個小時。伊還容許機師維持這樣的速率。兩小時後。却漸漸增加。一直加到了每小時四百里。但伊仍不滿意。每小時行四百里。行了兩個小時後。伊吩咐機師再加得快些。這位機師。剛巧又是一個少年人。以為美人之命。何可違背。便開到最高的速率。每小時約行四百五十里。因為太快了。當然有不幸的結果來了。機件中。不知那一部份損壞了。飛機便向地面上落來。珮字這纔發急了。急忙打電話給哈博士求救。偏偏電話也壞了。珮字無可奈何。祇得寫了幾句求救的話。扣在一隻特別的輕氣球上。放將出去。這種輕氣球。是專備應急用的。直徑祇有一尺。當放在飛機中時。原沒有這般大小。放出之後。便逐漸擴大。講到構造上。很是簡單。氣球上。並有一盞紅電燈。這紅電燈。是以時鐘為引擊。所以每到了晚間。便能自動的把電燈掀亮。這氣球升

在十里的高處。倘沒有雲或強烈的氣流。能够停在一個地方。經過好幾個小時。若千里外。都能够聽見。

哈博士修理胡琪。祇費了一小時的工夫。修理完畢後。便急急飛行。追趕珮字。飛了一會。忽見有一隻紅氣球。知道他的來意。便忙把飛機降下一些。把這氣球和上面扣着的信。一齊牽了過來。隨即再順着許多較小的氣球。急急的飛去。這許多較小的氣球。也是珮字放出。指示方向的。珮字的飛機。是降落在在一座寶塔的附近。哈博士便吩咐機師。也落在那旁邊。當下有許多驚奇萬狀的中國人。圍繞着這兩架飛機。呆呆的瞧看。哈博士想喝退他們。但毫無效力。反而增長他們的怒氣。後來他們當中。推出一個翻譯人來。哈博士見了。很是高興。原來正是一個白人。說的是英語。他說道。我瞧見了你們。心中真是快活。但我很害怕。你們的困苦日子。或許已來到了。因為有幾個中國人。已趕去向官中報信。對付你們的方法。便將由那官員決定。我想不到兩小時。那官員必將來到這裏。他必將

把你們囚禁在這裏。我名叫辣姆。我在這裏是一個傳道士。這地方上的人們。起初待遇我很好。有一位官員。甚致

於准許我去睡在他自己的棺材裏。因為這是一種最高的敬

禮啊。珮李插言問道。睡在他的棺材裏嗎。這話是甚麼意思呀。

辣姆答道。這是中國人的一種

習慣。凡是有錢的中國人。當活

着的時候。就買好了棺材。安放在客室中。當做一種陳設品。馮

有陌生的人到來。便請他在這棺材裏睡覺。說這是表示尊重

的意思。我初來時。也曾受過這種隆重的待遇。但是到了近來

各方面的情形。都大變特變了。

因為官場中人。不願意我傳道

便把他關閉在監牢中。至今已有好幾年了。因為這一層。我有一件事。須求你們答應。他們若放你們去時。你們必須帶我同走。當辣

姆講這番話時。那

些中國人。團團的

圍住這兩架飛機。

並用繩子扣住。拖

曳到廣場上去。哈

博士雖向他們抗

議。却毫無功效。又

用言語規勸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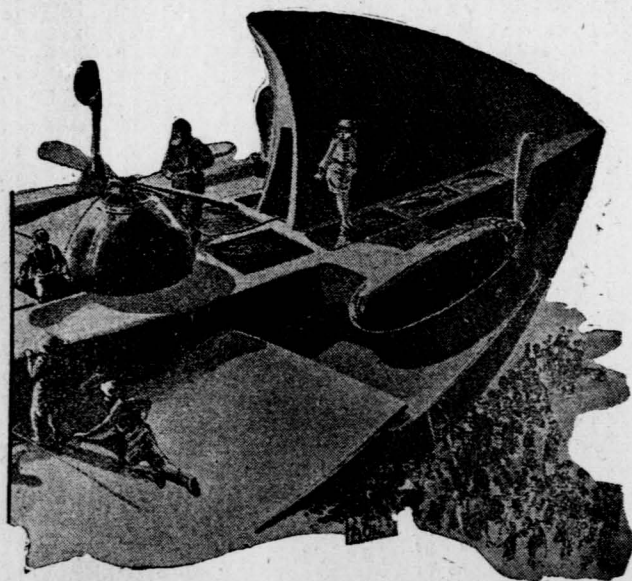
他們也絕不理睬。

辣姆又道。先生。你

還是少說幾句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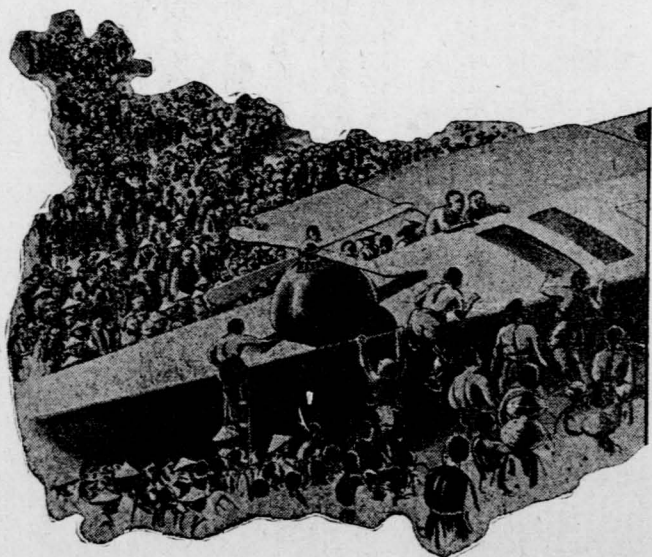
說了也是徒然。那

位官員。我本認識



當下有許多奇異萬狀中的國人。

他。他決不是那種聽從情理的人。我並曉得他是一個迷信神靈的人。哈博士一聽這話。忽的觸動一念。忙高聲道。你怎麼說。你說他是一個迷信神靈的人嗎。那末他們的神靈。尙吩咐他們釋放我們。他們便將實行嗎。辣姆道。那是一定的。他們尙奉了神靈的命令。包管釋放你們。包管立刻釋放你們。哈博士道。那末很好。辣姆先生。你可隨同我跨上飛機。我要請你暫爲代行神靈的職務。因爲我要請你造成一張華語的留聲機片。我這機中。本帶着好幾張空白的蠟盤。等把這華語的留聲機片造成後。我便可從放大聲音器中。發出幾句話。作爲是神靈的命令。我想那時候這班中國人聽了。定然不會明白當中的道理。必定以爲是他們的神靈。對他們講話呢。辣姆點頭道。這方法很好。祇



環着這架飛機呆呆瞧看。

是我對他們說些甚麼話是好呢。哈博士道。我教給你便了。當下哈博士便教給辣姆幾句話。辣姆一一的譯成華語。遲緩而清晰的說出來。哈博士便用他研究所得的那方法。隨即製造成了機片。機中本帶着好幾張機片。如人造的雷聲。人造的炮聲。人造的

鎗聲和其他種種各地球上的聲音。再則哈博士的留聲機。和普通的大不相同。可以同時旋轉好幾張機片。每一張機片。各有一根針。另有一根橫杆。控制着這好幾根針。哈博士預備妥當後。便叫辣姆向那些中國人說明。就說哈博士正是受他們神靈的保護。如果不信。可以請他們的神靈親自證明。這些中國人聽了這話。將信將疑。哈博士連忙把放大聲音器。裝置在留聲機上。再把留聲機開動起來。於是發出高大的雷聲炮聲鎗聲。和各種的聲音。這許多聲音過後。又發出一個高大沈着的聲音。這聲音很像是從天上傳播下來的。這聲音說道。中國的人民。聽着我講話。這幾位陌生人。是天上的人們。他們都是我的特別的朋友。倘有人敢損壞了他們頭上的一根頭髮。定將受着懲罰。且不祇他一人受着懲罰。便是他的家人們。必也難免。他家的墳墓。也必將因而破壞。你們還是和平的放走他們。否則我定將用大雷和疾電。把這全城一齊毀掉。我已經吩咐過你們了。你們還是趕快服從我的好。

這番話說完後。又是雷聲炮聲等。鬧了一陣。方纔寧靜。讀者諸君。且請息怒。譯者本想將上一段改去。轉頭想想。還是照譯。有兩層意思。一使我國同胞知道外人輕視我國到了什麼地步。二給那些高唱無抵抗主義的西洋化先生們吃點小點心。至於能否嚐得出這點心的滋味來。那便要看他們臉皮厚薄的程度而定。讀者諸君以爲如何。

這一番假話。果然大有效驗。當下便有一百多個中國人。連忙走上前來。解去了飛機上的繩索。哈博士也不再耽擱。便領着辣姆。一同跨上飛機。開動引擎。飛到空中。重複前進。這後一站的停落地。仍在中國境內。却並未再遇着何等事變。加足了汽油等等。便往日本飛去了。當他們飛抵日本時。哈博士的時表上。正指着午刻。但在日本的時刻。却尚在早晨。便並不耽擱。接着飛渡太平洋。祇是有一架護衛的飛機。出了毛病。便留在日本修理。另外加入了一架。哈博士的時表上。指到午後十點鐘時。他們已經到

了檀香山。次日早晨。又到了舊金山。哈博士所乘的胡琪號飛機。真不愧是一架模範飛機。差不多已環飛了世界一周。却仍十分靈便完好。而且前途祇有一站。哈博士便索性仍乘伊前進。將近第二天午後六點鐘時。他們竟安穩降落。落在紐約的飛機場上。和哈博士預定的時間。竟不差上下。果然是八十小時。環飛了地球一周。哈博士的計劃。可謂完全成功了。那位沙李先生。因約定的時間已到。本在飛機場上等候着。手裏拿着一張已簽字的政府定單。填明向哈博士定購新式飛機五百架。哈博士神情很愉快的。高聲說道。珮李。我們環飛了地球一周。實在祇費去了七十九小時五十九分又三十七秒。比較預定

的八十小時。還提早了二十三秒。早知有這二十三秒的工夫。我們在一路上。大可多留戀一回了。珮李答道。到不是嗎。這真未免可惜了。珮李說了這話。也很快活的。微微一笑。

著者按。當味綸氏草「八十日環遊世界」一書時。原爲幻像之談。但科學之進步絕速。往往有出人意料之外者。茲篇倘不早日披露。則八十小時環遊世界一事。吾甚恐將先此成爲事實矣。至於篇中所述之特別留聲機。其機片能發出地球上前所未有之聲音。吾以爲亦不難製造。至多等於美術家。憑其意想中之事物。繪爲圖畫而已。

(第十九篇完)



精 印
美 術 明 信 片

本館用珂羅版及
三色版精印各種
人物風景及各地
名勝製成各種美
術明信片可供玩
賞可作贈品種類
極多可任意選購

每張定價三分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製于綠香花以
奧林杏花水可正
奏效日良用之亦得
速愈

大藥房均有出售

ALMOND LOTION

最 新 增 訂

上 海 指 南

每册定價六角

本館創編上海
指南、已疊版十
數次、今又特派
專員、實地調查、
重行編輯、凡政
學工商食宿遊
覽之情事、皆據
最近情形一一
登載、並增補城
廂租界新地名、
又以外埠人士、
不諳租界言語、
因附滬蘇方言
紀要一卷、以便
檢查、實為旅滬
者之南鍼也、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三一)

孟子書中之小說

嚴雅惠

緒言

周衰，學術分裂，家自爲書，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故辭多類縱橫家言。言之不足，則引史以證之；無史可引，則述民間相傳之故實，昔人之瑣事以實之；其或言不能明，則巧設事實以喻之。此周末各家書中之所以躡入小說家言也。孟子亦生此時，故其書中亦雜入極精妙之小說；今就所知，爲之略述梗概於下：

孟子小傳

孟子名軻，字子車，或云字子輿，驕人。受業子思之門

小說世界 孟子書中之小說

人，治儒家言；今其遺書七篇，皆其弟子之所述。相傳尙有外書，今已佚。七篇中雜小說數事，皆高簡入神；所謂有小說經濟手段，非後人之所能及。

孟子小說作品

孟子之文巧於譬喻，其最著名小說齊人，卽從譬喻中來也。齊人章云：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矐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爲饜足之道也。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誦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

——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吾人細玩其敘事之簡而明，寫生之妙，直為千古有數小說家。——然此為孟子之寓言，借以影出當時政客偉人之不堪。不必顯述其行，其心跡事跡，已活現紙上；此固人人之所知。而其最短短小說「宋人揠苗」、「鄰人偷雞」，雖聊聊數語，更饒興趣。

宋人揠苗

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余助苗長矣。」其子趨而視之，苗則槁矣。

鄰人偷雞

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觀此：則近代短篇小說之煩瑣寡要，不值一哂。孟子不僅善於作寓言小說，其述故事，亦歷歷如繪，似身歷其境然。

校人烹魚

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

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陳仲子

仲子，齊之世家也。……避兄離母，處于於陵。

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已頻顧曰：「惡用是駝駝者為哉？」

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駝駝之肉也。」出而哇之。

其描寫子產之口吻，校人之情景，仲子之矯作，其兄之調侃，全類小說家之寫實派。其事非國史材料，必為當時故老相傳之故事，所以我亦斷為孟子書中之小說也。其中又有馮婦一篇，亦寓言小說也；并錄之於後，以為此篇之結尾，書中又有引奕秋事，惟不為小說之結構，故不復錄入。

馮婦

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攬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有暎之。

怪叟偵探談

(原名) Un Amateur de Mystères
法國 J. Joseph-Renaud 著

吳山譯

左手字

(原名) L'assassinat de Miss Pehmarsh

(一)



余閱電信日刊竟方摺疊置案頭。有聲起於隣座。聲至稔熟。回顧。則怪叟在焉。是日叟遽易常態。大放厥辭。滔滔不絕。曰。柏梅拉女士之環境。萬分險惡。將不知何以解此圍也。惟事實極簡。老朽試爲君言之。有呂西女士者。老而寡。與其姪女柏梅拉同居鮑爾鄉林車站 (Borham Wood) 隣近新蓋之小屋內。祇僕媪一人。供洒掃。就其起居儉約之狀觀之。呂西似非富有資財者。平日深居簡出。絕少交遊。既不赴禮拜堂。亦不與親友之會。故隣右對於呂西之起居。知之絕鮮。其姪柏梅拉。貧困無聊。境况甚窘。毀之者至謂其曾爲優伶。現身舞臺。呂西憐之。攜之同居。顧管束極嚴。既不准其輕離室門。又不與以錢文。雖柏梅拉輕佻成性。而冠服之製。極粗陋。吾知柏之居是。必甚抑抑也。以上瑣事。無甚關係。不過隣右私議若是。老朽特摭爲今日之開篇耳。自星期三之慘劇發現後。此無人注意之鮑爾鄉林小屋。遂爲倫敦報紙所注目。而爲衆人談論之資料矣。此星期三。呂西之僕媪名高脫。請假一日。往省姉病。遲明始返。所奇者。柏梅拉亦於是日午後入城。屋中惟

留乃姑一人。柏歸時在夜半一點鐘左右。乘末次客車抵鮑爾鄉林。一點零五分左右。隣右爲柏梅拉駭呼聲所驚。蓋柏入伊姑室後。旋即退出。狂奔街頭。挨次擊隣居之門。難以慘怖之呼聲。時已夜午。萬籟都歇。鮑爾鄉林距城遠。尤淒涼寂靜。忽慘呼之聲。破空而起。宜隣右之酣夢。都被驚破也。於時隣右爭啓窗。探首外矚。膽壯者匆匆披衣出外。詢問究竟。不半句鐘。柏梅拉歸家發現伊姑死於客室之消息。已傳遍鮑爾鄉林矣。有商人米萊者。膽力素壯。首先入室。柏梅拉驚悸過甚。已失常度。言語亦無次。不復敢隨米萊入室。旁觀之人。卽已猜得此事之爲凶劇矣。米萊入室時。尙有數少年隨之。見呂西坐書案前。頭後仰。身斜倚椅背。兩手前張。狀極慘厲。毋怪柏梅拉之驚悸失措也。入室之人見呂西爲人所殺。乃以人乘自行車往報警署。未幾。警士二人至。揮去旁觀之人。招柏梅拉前。問究竟。柏梅拉驚魂未定。不知所對。嗣經警長伊文。曲爲開導。細心鞫問。柏始答曰：

頃者承友人約。赴劇場觀劇。友人之請余。已非一次。故吾姑亦囑余往。惟昨日僕媪告假。余姑不欲余去。然余已諾友人。安能爽約。致與吾姑物牾。余不及願。遂去。歸時。余乘末次客車。抵車站後。略不逗留。逕自抵家。身固攜有門鑰。啓鍵而入。見客室燈光尙明。以爲吾姑尙未寢也。比入。見此……可慘……可怖……凶劇……遂……出外呼救……

(二)

柏語至此。聲顫唇動。不復成語。警長遂止其勿語。立派數警士前來。看守屍體。及房屋。以待長官臨驗。至柏是晚。則宿於隣人之家焉。

凶案發現。在夜午一時左右。故晨報對於此案。僅載數行。謂鮑爾鄉林有一老婦被殺。案事詭祕。尙不知凶犯爲誰某也。晚報上亦無詳細記載。祇言警署已極力偵查此事。不久當能以真相慰吾國人也。法庭訊鞫。卽在翌日。老朽知此案內幕詭祕。故起身極早。乘車往鮑爾鄉林。就地研

究。并探聽結果。比至。則街巷里閭。莫不以呂西女士之慘殺案爲談資。時距開庭尙早。余小步街頭。藉覘輿情。未及半點鐘。忽聞殺呂西女士之凶手。已經捕獲。又五分鐘。衆口一辭。謂手造此凶劇者。實柏梅拉也。老朽初料此案詭祕。今果然矣。私心尤竊幸此行之不虛。午後兩時。始開庭。旁聽之人。異常擁擠。幸余入庭較早。得一極優座位。凡案中主角。一一莫逃余目。余見柏梅拉爲兩警士左右挾持。梅年可二十五上下。風姿尙佳。是日立庭上。被控爲殺姑凶犯。老朽竊以一弱女子而能橫事強暴。將其姑殺死。况姑年屆斑白。待之甚厚。至延之同居。是誠不可解矣。語迄。探手入衣囊。出照片數幀。置案上。指一幀謂余曰。此卽柏梅拉也。非一頡頏美人耶。雖衣服樸陋。而媚態四溢。不爲少掩。但此爲柏平日所攝之照。故風度動人。若在庭訊之日。則面色蒼白。目定口呆。如受驚極深。木然失其感覺者。然。兩手戰顫不已。當時輿論對柏攻擊甚力。故入庭之時。嗚嗚之聲。隨之而起。聲蓋惡棄其人者。柏聞聲。兩目四矚。

作怒狀。據庭衆意見。莫不謂柏搔首弄姿。輕浮人也。加以出身微賤。曾廁身優伶。難保其不出此辣狠手段。官醫之報告。至爲簡單。謂呂西女士。被尖銳之物。自背重擊。穿透左肺。凶犯下手時。女士方據案作字。受創後。數秒鐘卽殞。等語。問官曰。據醫士所見。呂西女士被刺後數秒鐘內。尙能動作否。譬如勉強起立。彼果能之乎。曰。容或能之。但彼並未一動其身。問官曰。然則。彼能否一舉手按桌上之電鈴。或取筆管及墨壺乎。究竟能否狂草作一二字乎。曰。此果能之。惟須筆管墨壺或電鈴均在離手極近之處耳。倘作字畫。則所書者未必盡能清晰。願亦不敢決定。總之。彼卽能握管作字。亦不過數秒鐘而已。更述至此。笑謂余曰。醫士所供。浮泛不實。直謂之不供可也。但此種泛論。實爲研究科學之人之習慣耳。次由警長報告經過情形。謂柏梅拉女士面稱。伊是晚赴劇場。家中祇伊姑一人。伊以夜半一點鐘之車歸。抵家後。直入客室。則伊姑死於案前云云。柏之赴倫敦也。證明極易。車站站長。及鐵路公司員司。

都有見其登車者。惟柏是否以最末次車歸。則無從證明矣。因自倫敦至鮑爾鄉林之末次客車。乘客極衆。大抵均自倫敦觀劇歸來者。故乘客咸名此次車爲「觀劇車」。况是晚重霧蔽天。是以車站人員。無能證明柏果以此次車歸者。更有一事。足使柏之地位。愈益危險。卽柏堅不肯以同往觀劇友人之姓名示人。有勸其以友名報告問官。可以得一強有力證左。以證明其果乘最末次車歸者。柏漠然勿省。仍緊緘其口。不作詞吐。當訊問時。老朽注全力視柏。見其戰慄瑟索。若負重憂。而目光遲鈍。如包藏若何隱事。且恐此隱事不久將被揭破者然。噫。彼所隱者果何事耶。其殆此凶慘刑案之隱祕耶。是日。蒞庭之人。對於此案所以發生之故。均茫然莫悉。蓋呂西手中本無財產。以遺後人者也。然則柏梅拉底事必置恩己厚己之姑母於死地耶。此案發現後。斯各得朗總警署。曾派一最幹練之偵探。佐助鮑爾鄉林警署。從事偵察。今將凶犯捕獲。在局外人觀之。覺突如其來。不得理由所在。而警署之出此。必

非無因也。經多數證左蒞庭報告後。始知警署所以逮捕柏梅拉之故焉。老朽將各證左之言。分別爲君述之。第一證人爲高脫。呂西之僕媪也。身衣素服蹣跚而前。冠廣緣之冠。上綴假珠。珠光且黑矣。面作黃色。唇薄如紙。就其狀觀之。似非善類。立庭前時。斜目睨柏梅拉。作不屑狀。而柏則向之注視。目光中含求憐意。絕似籠中小鳥之向人哀鳴也。高脫供曰：

星期三晨。余接得余姊一書。書自羅東村來。囑余即日往視。是日。廚下尙有食物。余卽向主母請假一行。主母允予請。謂余曰。汝可抽暇一行。有柏梅拉助余。當無不便。

問官曰。汝之主母。未嘗以柏梅拉亦將於日出遊之事告乎。

高冷然曰。否。主母並未提及此事。惟後此主母曾語柏梅拉曰。高脫今日有事赴羅東村。遲明方返。室中惟剩余二人在矣。時余適在主母前。故聞之至悉。

問官曰。被告何言。

曰。彼答曰。然。姑母。

問官曰。僅此而已耶。

曰。僅此語而已。

問官曰。然則柏梅拉是日未嘗離屋矣。

曰。似未離屋。不然。余必知之。况余之請假。並非必要。

如柏欲出外者。余不出矣。

問官曰。聞柏梅拉欲往觀劇。其姑不允。致起爭辯。此

事確否。能否以其詳見告。

曰。爭辯之事。時所不免。惟非闖觀劇耳。

問官曰。關於何事。

曰。關於銀錢事耳。柏梅拉性好奢華。而其姑除食宿

外。分文不與。且主母亦非擁有資產者。間有一貴婦

人。每星期給贍養費五十伏郎。賴之以生者僅此。我

妾而已。但主母苟欲向彼婦多索贍養費者。則所得

必不止此也。

問官曰。真耶。

曰。真也。彼貴婦人品行卑賤。曾充優伶。當柏梅拉獻

身舞臺時。二人固友也。職是。余敢謂是二人。均以狐

媚……

問官不待其言之畢。遽止之曰。官中所欲知者。惟呂

西之贍養費一節耳。請勿旁騖。僅以此節見告可矣。

曰。余所欲言者。正此節耳。呂西手中。持有彼婦之祕

密函件數事。爲彼婦所絕端不願爲其夫所知及洩

之於衆者。凡此皆呂西告余者。顧柏梅拉亦知其姑

手中握有祕函。數向乃姑索之。柏梅拉之意。欲以祕

函鬻諸彼婦。冀得鉅金。其姑不允。以是時致勃谿。此

祕信原藏於書案屜內。柏涎此信久矣。此次竟出凶

慘手段。將主母殺死。攫信以去。嗚呼。柏以金錢之故。

置家養己身之姑母於死地。其人之肉。寧足食耶。此

皆余所欲言者。庭上諸公。必能亮察也。

高脫語竟。恨恨之狀形於顏色。至所供是否鑿實。則觀被

告此時作何態度。即可瞭然矣。柏梅拉聞高供。面作死灰色。身搖搖欲跌。設無警士扶持者。已不支矣。乃以椅令坐。時高脫亦歸坐。挺直之身。行動呆笨。如木偶焉。柏坐後。狀似暈去。幸嗅以鹽素。得免於暈。此時庭上寂靜無聲。側耳聽訊。繼高脫後者爲偵探長羅品笙。肅然起立。庭衆見其威肅之貌。卽知所報告之關係重大矣。羅曰：

星期四清晨。余以第一班車抵此。屍身除由官醫驗察外。仍在原處。因此類案事。關係重大。警士不敢擅專。且知偵探臨勘。不喜他人移動室中之物。余俯察屍身時。有一紙條。在死者右手下。警長伊文亦頗注意。此紙。此時乃舉以相告。以狀觀之。死者死時。方在作書也。筆管尙握手中。墨壺亦在近處。

言已出紙條呈諸法官。法官展紙細讀。莊容顧陪審官曰。諸公。此紙爲偵探長在死者室中檢得者。請研究其中字句。此時庭衆屏息勿聲。冀聞紙中所書字句。有間。法官取回此紙。疊置案上。曰。諸公當已讀悉矣。紙上所書爲

殺余者柏……

六

就字句語意觀之。必死者知爲凶手所乘。遂力書其名。以告人耳。時庭上忽聞慘呼之聲。聲至淒厲。爲柏梅拉所發者。時柏張目散髮。伸臂向天。狀如猶鬼。呼已。寂然倒地。不省人事。叟忽高其聲曰。得此證據。雖使百人亦不能脫於罪。况一弱女子乎。故是日庭衆。莫不指實柏梅拉爲殺人凶矣。幸法官明察。不欲草草定讞。顧陪審官意頗堅決。以爲證據鑿鑿。毫無疑義存乎其間。法官力爭不可。卒從其議。庭訊乃延至明日。翌日。忽聞高脫所供之貴婦人。卽爲沙華思夫人之喧傳。此項消息傳出後。羣衆莫不驚訝。婦女尤甚。蓋沙華思夫人者。舊名俾而蒂。爲現今上流社會交際場中有數人物。慈善事業經其創辦者。不下十餘事。且設有醫院數處。寓宅華麗。爲倫敦有名大宅。雖出身卑賤。曾隸身伶界。但嫁沙華思後。固赫然貴婦人矣。沙華思者。舊家子弟。門閥頗高。故沙之父母。頗不直其子所爲。且輕沙華思夫人焉。但俾而蒂自嫁沙後。甚安於室。卽未嫁

以前亦無劣跡留傳人口。蓋沙雖愛俾極摯。然其之名譽。設汚劣不堪。沙亦決不之娶。以玷辱門楣。此爲多數人所公認者也。沙華思夫人之名既播衆口。開庭之時。自宜傳訊。况柏梅拉經律師啓沃。深以不供友名爲非。是日決然直供不諱。以冀得脫於罪。供曰：

星期三。本擬赴劇場觀劇。抵車站購晚報讀之。見消息欄內。載沙華思先生偕其夫人。已自瑞士返馬斯堂街(Marsden St.)五十一號寓邸矣。沙華思夫

人者。卽月給余姑贍養費之人也。昔曾爲伶。余識之稔。余遂變計。不赴友人約。思往訪之。乃飯於斯拉脫飯店。飯後逕赴馬斯堂街五十一號。時方八時許也。夫人見余至。晤談甚歡。且留余久坐。談笑至十時三刻。余始告辭。而聖邦格拉斯車站(St. Pancrace)十一時之車已開行。不及乘坐。祇得附十二時二十分開行之車歸。

柏梅拉之供此。原冀得沙華思夫人爲證。或者可以出己

於危。但沙爲柏友。其所供者果否能發生絕大效力。以推倒呂西死時所書紙條之證據耶。此則大足供人研究者也。然沙華思夫人之供詞。無論如何。關係甚大。沙華思夫人身材俊秀。服飾華麗。款步登庭。容光四射。此區區鄉間法庭。平日祇有村姑蠢婦。衣服樸素而冠飾陳舊者。涉足其間。今乃有此麗人足跡。大可爲法庭生色矣。夫人態度從容。入庭時回顧柏梅拉。作不屑狀。老朽試將其供詞問官訊詞並述於後：

沙華思夫人先曰。儂卽沙華思妻。寓居馬斯堂街五十一號者也。

問官曰。夫人識柏梅拉。約在何時。

曰。儂識柏梅拉已久。其時儂方充伶優。後此則迄未之見。

問官曰。彼於星期三九時許。果曾造府耶。

曰。然彼之來。蓋爲詐財。彼見儂後。謂有祕密信件數通。足以損壞余之名譽者。並謂如能出數百金幣。彼

以前亦無劣跡留傳人口。蓋沙雖愛俾極摯。然俾之名譽設污劣不堪。沙亦決不之娶。以玷辱門楣。此爲多數人所公認者也。沙華思夫人之名既播衆口。開庭之時。自宜傳訊。况柏梅拉經律師啓沃。深以不供友名爲非。是日決然直供不諱。以冀得脫於罪。供曰：

星期三。本擬赴劇場觀劇。抵車站購晚報讀之。見消息欄內。載沙華思先生偕其夫人。已自瑞士返馬斯堂街(Marsden St.)五十一號寓邸矣。沙華思夫人者。卽月給余姑贍養費之人也。昔曾爲伶。余識之稔。余遂變計。不赴友人約。思往訪之。乃飯於斯拉脫飯店。飯後逕赴馬斯堂街五十一號。時方八時許也。夫人見余至。晤談甚歡。且留余久坐。談笑至十時三刻。余始告辭。而聖邦格拉斯車站(St. Pancrace)十一時之車已開行。不及乘坐。祇得附十二時二十分開行之車歸。

柏梅拉之供此。原冀得沙華思夫人爲證。或者可以出已

於危。但沙爲柏友。其所供者果否能發生絕大效力。以推倒呂西死時所書紙條之證據耶。此則大足供人研究者也。然沙華思夫人之供詞。無論如何。關係甚大。沙華思夫人身材俊秀。服飾華麗。款步登庭。容光四射。此區區鄉間法庭。平日祇有村姑蠢婦。衣服樸素而冠飾陳舊者。涉足其間。今乃有此麗人足跡。大可爲法庭生色矣。夫人態度從容。入庭時回顧柏梅拉。作不屑狀。老朽試將其供詞問官訊詞並述於後：

沙華思夫人先曰。儂卽沙華思妻。寓居馬斯堂街五十一號者也。

問官曰。夫人識柏梅拉。約在何時。

曰。儂識柏梅拉已久。其時儂方充伶優。後此則迄未之見。

問官曰。彼於星期三九時許。果曾造府耶。

曰。然彼之來。蓋爲詐財。彼見儂後。謂有秘密信件數通。足以損壞余之名譽者。並謂如能出數百金幣。彼

當不靳交出。儂深鄙其妄。堅不承認。彼乃揚言將以該信交之余夫。以爲恫嚇。見余勿動。遂易其論調。謂當先以該件示余。儂當時若何答復。已不復省記。惟柏離去時。猶謂儂曰。此項信件。將由呂西交來。呂西者。儂幼時之保母也。余見其困於資。故月給贍養費。俾得終養。

問官曰。是星期三柏梅拉確在尊府。坐談半宵矣。

曰。彼在敝寓。僅留點許鐘耳。

問官曰。然則。彼以何時行。

曰。儂實不盡記憶。大約在十句鐘左右耳。

問官曰。夫人乃不能確定耶。試追憶之。究竟彼以何時行。此時刻關係一女子之生命。甚盼夫人能確記之也。

曰。儂實不復記憶。儂萬不能以彷彿之事。認爲確鑿。

故舉約略之時刻以告也。

問官曰。然則尊紀中有憶之者否。

曰。僕人均在屋之後院。柏離去時。並無送之者。

問官曰。汝夫又何往。

曰。儂夫見有客在。遂往俱樂部消遣。比返。客已去矣。

柏梅拉作失望聲呼曰。俾而蒂。俾而蒂。獨不能追記。

此時刻以救儂耶。夫人試憶之。儂命懸於夫人手矣。

沙華思不答。睨目視之。作鄙夷狀。迨供畢。卽退出。過處香氣襲人。觸鼻欲醉。而此可憐女子之希望。亦爲之攜去矣。

(二)

叟語至此。注目視一照片。照爲一婦人。容色嬌好。裝束入

時。余見叟不語。遽曰。柏梅拉究何如耶。叟微笑曰。柏梅拉

耶。解鈴還是繫鈴人耳。余曰。叟語何指。曰。此爲最後一幕

矣。第一次開庭時。高脫女僕不曾恨恨於柏耶。蓋高之意。

以爲殺呂西者必柏無疑。故切齒其人。但今之救柏者。卽

爲高脫。君驟聞余語。必且驚疑。然有說焉。是日法官以死

者臨殞時所書之紙條示高脫。高學識幼稚。呶語誦讀。讀

訖。曰。此決非主母書。主母之字。異常奇特。與恆人殊。蓋主

母書以左手也。問官咤曰：以左手書耶？庭衆聞此，莫不驚詫。恐耳聞有誤，猶不敢信。高復曰：然。主母幼時，右手受創，手指遂廢。平日作書，墨壺常置於左，彼萬不能以右手作書。於是庭衆心中，均疑團百結矣。夫呂西被刺以後，身已垂斃，尙何能爲平日絕不能爲之事耶？此事實上所必無者。以理言之，必凶手殺呂後，以筆管及紙置呂右手處，代之書此字句，以疑警探。而賈禍於一無罪女子之身，幸呂之右手殘廢已久，爲凶犯所未知。不然，柏梅拉之罪，尙足逃乎？時已傍晚，庭訊移諸明日。開庭時，柏之律師復覓得證左二人。曾見柏於星期三晚十一時十五分乘馬車赴聖邦格斯車站。復有一人曾於十二時二十五分見柏坐於火車中，且同車至盎墩村（Hendon）焉。柏梅拉得此證左，嫌疑盡脫。顧呂西被殺之案，迄今懸擱。警署中人，至認之爲詭祕之案。至祕密信件，究竟有無其物，警署亦茫然不知焉。

讀者至此請自猜此中詭祕。

叟續曰：有一事焉，確實無疑。卽此祕密函件。除柏梅拉思得之以詐財外，沙華思夫人亦思攫得之。余曰：沙華思夫人耶？余意沙華思夫人決不能於夜深獨赴鮑爾鄉林殺呂西，並移其罪於柏梅拉身也。叟曰：此果萬萬不能者也。卽據柏梅拉之供詞言之，已足爲沙華思夫人洗白而有餘。柏不會云乎？星期三晚，曾在沙華思夫人宅晤談至十一時。卽此以已足證明夫人之無罪。蓋晚間自十一時至十二時二十五分間，自聖邦格斯站至鮑爾鄉林站，並無火車。况沙華思夫人身體纖弱，決不勝此凶慘之舉。余曰：然則，叟意云何？叟曰：君獨不能略費腦筋，索得此中詭祕耶？余曰：余實不能……叟曰：君猶不能耶？老朽爲君述刑案已十餘起，而君猶木然。君乃不能追溯案原，加以思索耶？余曰：案原何在？曰：祕密信件耳。余曰：但……叟不待余畢言，續曰：祕密信件，確有其物，何以言之？柏梅拉向沙華思夫人詐財時，如確無此項信件，沙何不飭僕逐柏門外。所以不然者，心有所懼而不敢發耳。余曰：誠然。叟曰：此

信既實在矣。而此凶慘之案。既非沙之所能爲。則爲沙犯此案以劫取此信者。又爲誰某耶。余曰。誰某耶。曰。乃夫耳。舍乃夫外。孰肯冒此大不韙。語時繩上之結已盡解矣。余訝曰。乃夫耶。曰。孰云不然。彼既有此時間。又具是膽力。尙何不能之有。當柏進謁沙華思夫人時。其夫固未出門也。此夫人所自言者。據老朽測之。彼在隔室聞知柏與其婦之談話。心滋恍惚。知此祕密信件。不獨關係其婦名譽。且於己亦有不利焉。一旦暴露。親黨必加譏諷。彼時將何面目立於社會乎。忽轉念不如親赴鮑爾鄉林。取此祕件。遂

附十時之車行。其初意或不欲殺呂西。祇欲向其購買祕密信件。但當時計畫。究竟如何。則舍手犯此案之人外。諒無能知之者矣。或者呂西要求過苛。或者呂西對於沙婦之品行。所知者不祇此密信而已。沙作字條置之死者之手。謀自何人。是否深疾柏梅拉而出此。抑以地位險惡而思自脫於禍。凡此問題。均難一一答復。沙殺人後。佈置就緒。乃附十一時二十三分之車返倫敦。今柏梅拉之冤雖得白。而呂西之案。則將永永爲詭祕矣。君試深思之。老朽所擬之凶手。然乎。否乎。

(怪叟偵探談第七案完)

世界笑話

胡寄塵

滑稽裁縫



前清時。有一個做官的人。叫裁縫裁一件袍子。裁縫先問道。請問你還是初到任呢。還是老做官的。那個官道。這和裁衣服有甚麼相干。裁縫道。不然。初到任時。得意洋洋。走起路來。眼睛望着天。所以裁袍子的時候。要裁得前面長後面短。方爲合身。倘然做了多年的官。見上司見慣了。低頭低慣了。所以裁袍子的時候。要裁得前面短後面長。方爲合身。

枕戈樓漫話

蔣竹農

渴睡病

民國十三年八九月中，日本出了一種渴睡流行病。患這病的，只是發熱在四十度內外，一睡三四天便死。因這病死的，一時竟有兩三千人。但總還沒有尋出病根和豫防法或治療法來。

而這種怪病，以前也曾經有過。民國三年的十一月，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醫科的精神科裏，有人抬了一個怪病人來，不語不食，也沒有別的亂來舉動；不過從那時起，一逕睡了七八年的光景以迄於死；死了還不知是什麼病。病者在進醫院的時候，是一個二十八歲的女人，說發病的時節，正是身懷六甲。那時醫院的人以為這是一種早發症「加他特尼筋張型」，而把來作為研究病人，實在是精神科裏的一個難得之寶。但於今因為渴睡病的流行，

便覺得這也是嗜眠性腦炎（即渴睡病）

像這麼一睡七八年的病症，便在世界上也只聽說德國曾經有這樣一個病人，一睡十九年云。

九大的諸岡博士，很可惜他那大學的那個怪病患者死去。他說：「這是精神科唯一的研究患者。伊住院的當中，竟直是冬眠狀態，只在人家不知道的時候，有時偶然畧一睜眼。食物只不過用管子餵伊一點流動物，但總是活着，實在奇極了，此所以成為學術上問題，因為饑餓和新陳代謝的研究，就靠着這個患者，所以從種種的方面說起來，都是一個重要病人，不意後來遂因肺結核的併發死了。那時還沒有嗜眠性腦炎這個病名，大學亦以不明病源完事。凡嗜眠性腦炎，死時必變為呼吸器病或別的。再此病說是沒有治療法，實在也不然，有的是醫法哩。至於病源，向來都說是菌，但最近都說是像阿米巴一般的原蟲，這似乎的確些。

（完）

利臉滑鮮
復裝清之
奧林杏花水可
使肌膚好矣

總經理高登洋行
上海福州路五號

售出有均存藥大各

Gold Medal
Cosmetic
ALMOND
LOTION

商務印書館
函授學社

已設下列五科

國文科
國語科
英文科
算學科
商業科

(講義) 請專家編輯由淺入深甚合實用
(教員) 極有經驗改卷答問精細詳明
(學費) 極廉講義奉送稍有餘力者皆能供給
(開課) 終年開課隨時均可
(社址) 上海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簡章) 各科簡章函索即寄

又(332)編

行發館書印務商

法蠶養新最

角二價定冊一

編者本平日經驗纂成是書，於養蠶手續及一切設備，敘述精要，讀者皆可按照次第試驗，與他書之由遠譯而來者不同。

荷 蘭

寒 國
王 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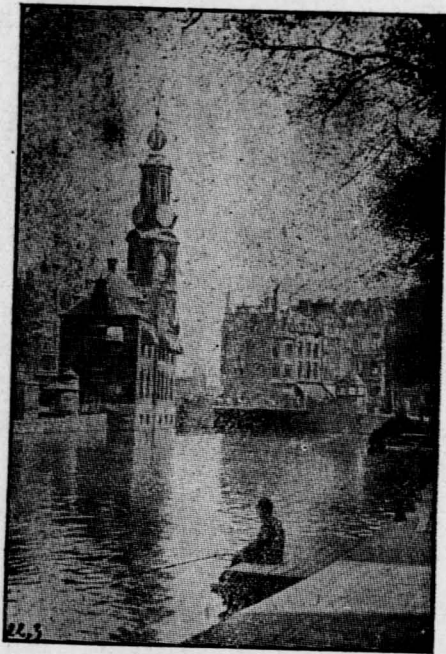
荷蘭爲歐洲西北隅五國之一。北與西界北海，東界德意志，南界比利時。全國長七百里，廣四百三十里，面積十二萬六千方里。地勢低過海面，爲歐洲最平之地。（按荷蘭二字，意卽低地。）平時全賴隄防以阻海水，倘然隄防潰決，平地卽化爲澤國。北有大海灣叫須德，就是十六世紀時海水淹入而成；計村落被沒七十二處，人民遭水劫的十萬人。因此荷蘭人研究水利，濬河開渠，所至通達水運的便利，世界第一。隄以大石建築，高三十尺，寬七十尺，隄上可行車馬，國中人稱地窄，田土極貴，國民日思闢地法，近來有人想設法用堤防圍淺海，抽盡其水，墾爲田地，他們的苦心，可見一斑了。全國土地肥美，產大麥，小麥，蕎麥，荷蘭薯，煙麻等。然不足供本國日用。凡下溼污地，都

設法用風車洩水；所以草野廣濶，牧牛羊甚多。產牛酪，乳油，乳餅，額數很鉅，多數售給英國。此外園圃之藝，荷蘭人也很精。所栽的花草，巧奪天工，尤其以山茨菇，及風信花爲最著。沿海的漁業甚盛，西人嘗作荷蘭的金礦，歲可收入六百萬元。工藝未臻極盛，然製棉布麻布，非常著名。餘如紙煙，粗磁，燒酒等業，也非常興盛。造船事業以前很發達，船廠有六百五十所。國中人口極繁，共約五百四十三萬，爲歐洲第二。屬日耳曼種，性情勤儉，好清潔，待人以誠，熱心愛國，力爭自由。又善於行海，長於貿易；但大部份以農牧爲業，經商，捕魚，製造次之。學問優長，不識字的人很少。大半奉耶穌教，間亦有奉天主教的。猶太人在國內的勢力也不弱，人數有十萬四千。京都叫海牙，離開北海

僅六十里。街市廣闊清雅，宮室壯麗，河道縱橫，橋樑密織。有大書院，藏書樓，貯書二十萬卷。又有古王宮，古禮拜堂。工業出品，有印書，鑄鐵，銅鉛諸器。居民二十三萬，附近有德佛特城，以陶器著名。

▲亞姆斯特丹的景緻

亞姆斯特丹地多深林，運河縱橫穿貫，因此多建橋樑，利便行



人，這地有鑄幣局鐘樓，在索非亞普利音舊鎮西南。建築得很講究，每一小時，鐘鳴三四次，聲音雄亮，無論遠近，都可聽着。

▲運輸食品的狗

荷蘭有一種狗，能拖輕更的小車，車上



載着不少牛乳菜蔬等物，挨戶送給各主顧。

▲荷蘭的田野風景

山坡一帶地方，每當早春天氣和暖的日子，田

畝中間所種的許多花卉，整行底排列，含苞怒放，顏色種種不同：白色的，牛乳色的，卵青色的，深靛青色的，赤葡萄色的，大紅色的，赭色的，深黃色的，和玫瑰



丹參混合色的都有，每值太陽的光線射在牠們身上，回光閃爍不定，越發美觀。

▲夫拉醒的漁汛時期



夫拉醒地方的漁業很盛，每當漁汛時期，男子多划了船出外捕魚，出必滿載而歸。

▲雷瓦登的美女帽

雷瓦登婦女最考究裝飾，姿首美麗的少女女



子，更會打扮。有一種女帽，式樣很有美術意思。

▲風車

這樣風車用處很大，荷蘭人有許多工作，都把這風



車代蒸汽機和電力。

盜作之合 開誠



賈福獨自坐在寓所的客房裏吸煙。他本來是和一個朋友同居，但是他的朋友到海邊休假去了，祇剩下他一個人獨守空齋。白天裏他到公事房去做事，還不覺得怎樣。直等到下午放工回來，對着這空屋黃昏的景像，不免有些寂寞。於是他把椅子拉到靠近窗子，坐下，燃着菸斗，朝着斜對面的房子望了一眼，自言自語的說道：『惟願我能認識伊就好！我必要設法和伊結識結識。雖然我不知道伊姓甚名誰，可是每天必要遇見伊一二次。像這

樣常遠的下去，或有結識的機會，也難說一定。』他想到這裏，把菸斗啣在嘴裏，一頭狂吸，一頭幻想着一個娉婷女子，淡黃色的頭髮，灰藍色眼睛。統算起來，他看見伊不過十一二次，除了祇知道伊是住在斜對過的屋子裏，餘外却一事不知。他正在出神的時候，忽聽得門鈴響得甚急。他覺得那響聲中帶着一種緊急的聲調，就如同有甚麼意外的事一般。他急忙趕到大門口，剛剛的把門紐轉開，只見一個女子的黑影往裏一閃，砰然一聲，大門又關上了。祇聽得那女子氣促聲嘶的說道：『救救我——救救我！你無論如何，切莫放他進來！』

這時天已黑了，屋又沒有點燈，所以看不清伊是誰。但是聽伊說話時氣促聲嘶的神氣，伊必定是遇着極驚恐的事，並且是一路跑來的。賈福雖然不知道伊所受的甚麼驚恐，却只得安慰伊，說道：『不必怕，這裏安穩得很。請到裏面去，儘管告訴我，您要我幫甚麼忙。』賈福於是

在前引路，把伊引到客房裏來，將電燈開亮，然後一頭把

客室門關上，一頭說道：『在這裏您沒有危險。』他說着已把門關好，轉過身來一看，不覺驚得呆了。因為立在他面前的，正是他心裏所想的那女子。賈福這時的驚喜真是出於望外，心想這其中必有天意，不然伊怎能往這裏跑。就是伊要求救，也不能求到他頭上來，因為他們二人素不相識。但是伊竟來了。並且正是伊在危難時所當來的地方，這難道也是偶然嗎？

伊沒有戴帽子，頭髮散亂，灰藍色的眼睛帶着懼怕的神光，兩臉沒有一點血色。這就是他的意中人，來求他的幫助，當然他肯幫助伊，那怕就是赴湯蹈火也是情願的。他們二人相對着坐下，這是伊頭一次見他，但是伊似覺從前曾在甚麼地方見過他來，不過一時想不起。伊還未說話，先用纖指整理兩鬢——這是女子的習慣，每於驚惶失措以後，就有這樣的舉動——然後纔用稍覺安靜的聲音說道：『我盼望你不要想我是瘋了，你若是要這樣想，我也不怪你，因為我纔將闖進來的時候，實在覺

得那人在後面追我。當然你不知道我是說些甚麼。請安心聽我說來。我叫做杜梅白——」賈福聽得說出姓名來，竟樂得不可支，不知不覺的學着說：『杜梅白。』隨急又自報姓名道：『我叫賈福。梅白此時並無心理會交際場中通名的禮節，筆直的接下去。說道：『我是韋師母的祕書和抄寫，住在沙氏樓第七號。韋師母是一個小說家，丈夫死了。伊昨天出門去了，要到明天纔能回來，所以只有我一個人在家裏。白天裏有一個大姐來收拾房子，做雜事，可是夜晚就回去睡。在我闖進來以前沒有一會的工夫，我聽得門鈴響，就去開門。祇見一個穿得很講究的中年男子問韋師母在家不在家。我告訴他韋師母已經出門去了，可是他說他走路走發了熱，要進來歇一會。我聽他這話，就有一點不高興，因為我從來沒有見過他。可是我的話還沒有說出來，他就擠進來了，把大門關上，說他是韋師母的老朋友，到這裏就如同到了自己的家裏一般，叫我不必和他客氣。我只得把他引到客室裏去，

他一到客室裏，就變了臉，不如先前那樣的客氣，說他要章師母的首飾。隨手拈出一支手鎗來，說我若張聲，就要把我打死。」賈福聽到這裏，不覺恨聲的說了一句：「那來的這個獸類！」梅白接着道：「我於是哄他說章師母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隨身帶去了。可是他不信，知道章師母很富，並且祇出兩天門，萬不能把所有的珠寶都帶去。他逼着我領他到章師母的房間裏去，他正在翻箱倒籠搜尋的時候，我就趁機搶了這首飾盒子就跑。我正跑的時候，聽得他在後面追來，我又不敢回頭望，所以不知道相隔有多遠，於是只顧向前亂跑。及至跑到你的門口，我纔想起住在你對門的巴先生家裏來，可是我不敢回轉去，怕那人追來了，所以只得按你的門鈴。以後的事你都知道，無須我說了。我似乎是一個膽小無勇的人，可是這也是無法的事。無論如何，我可救得了章師母的珠寶首飾。」伊雙手捧着那盒子給賈福看。賈福着實的誇獎伊，說道：「我看您極能幹！」停了一會，又接着說道：「我最

好到那邊屋子裏去看一看，恐怕那強盜還在那裏搜尋別的東西。我想頂好是報警察。杜小姐，我看您最好是在這裏等我回來。」梅白說道：「我也要去的，有您我不怕什麼。好不好？您暫且收着這個首飾盒子，等到章師母回來再交給我？我不要擔承這個責任。」賈福答應道：「這個可以。」於是從伊手中把盒子接下來，放在書桌的抽屜裏，接着說道：「可是在我們未去以前，我想最好您當喝一盃茶或一盃咖啡，因為與您有益。就是多耽擱幾分鐘，我想也沒有甚麼要緊。那強盜若是要跑，却早跑掉了。」

梅白並沒有留心賈福忽然掉了槍花，不立刻就去捕盜，反把伊留下喝茶。大約梅白心裏有些膽怯，不願早回去獨自守那空屋，所以不但不推辭，反幫着賈福料理茶具。伊心裏何嘗不知道照着實際上的規則，這種茶會是不尷不尬的，但是較比擔驚受怕却容易受得多。

兩人正飲着茶的時候，賈福慢慢的把茶盃放落，帶着氣促的神氣說道：「我常看見您——您若不怪我直

率——我常常和您結識。我很覺得寂寞。我本來和一個朋友同居——他已出門游玩去了——我和他雖然很

親密，可是——可是天天守着一個男朋友，總覺得有些不稱心。我並不是要結識一大些女朋友，我只要結識一個——就只這麼一個——您知道我的意思——這麼

——」他簡直不知道要怎樣說纔好。梅白這時很感念他的義氣，雖眼見他這種說話粗魯的情狀，也沒有工夫去怪他，反深表同情的說道：『我很知道這寂寞的况味。』

說完，微微的嘆了一口氣。賈福聽得伊這似有情，似無情的話，就趁機追問一句道：『從今以後我們倆可以不必再寂寞了，你說如何？我們現在已成了朋友，是不是？我雖然不懂甚麼禮節，可是你遇見我時，也不至於再昂頭傲視的走過去？』梅白微笑了一笑，答道：『我想我或者可以大着膽子對你點一個頭。章師母當然也要多謝你幫我的忙。我想現在是時候了，我們當過去看看。』梅白說完，趁機立起身來預備要走。因為伊心裏時時記望着章

師母的東西。再者，伊也覺得和一個生人初次談話，就談到感情方面，未免太失禮了。

他們剛到第七號的大門口，梅白一手把賈福的臂

膀緊緊的抓住，一手指着門頭上的玻璃窗，吃驚的說道：

『看哪！裏面有燈——屋裏必定有人！』賈福問道：『你帶

有鑰匙沒有？』梅白的心裏唵唵的亂跳，輕聲的對賈福

說道：『你切不要進去——他有手鎗。我們應當找一個

警察來。』伊正說着，那門忽然開了。伊嚇得急忙往倒退。

賈福隨用左手緊抱住伊的腰，右手端正隨帶的一根木

棍，作為防護。可是那當門而立的並不是男子，却是一個

肥胖的中年婦人；滿臉怒氣，憤恨的說道：『你——你——

你這個人面獸心的東西！我不在家，你就偷我的東西！我

正要報警察！』梅白推開賈福的手，有氣無力的叫了

一聲：『章師母！』章師母冷笑一聲，說道：『我去了已一

天，你還認得我！幸虧我早回來一天，還救得一些東西。最

好在我未送你到警察局去以前，你和這年青人——我

猜大約是你同黨的——說明白爲甚麼在進我門的時候要打我。」梅白見韋師母賴伊和賈福是賊，不禁大怒，說道：「你不要胡亂的賴人。須知道好名不易得，惡名最難當。」韋師母更加怒不可遏的說道：「嗚呵，反了天！你倒說得好聽！你倒有理了！」——進來說，不要站在門外兒。我勸你還是趕快招了罷。我好定奪這事應當怎樣辦。」賈福見他們這樣噪鬧，知道不能解決這問題，於是平心靜氣的對韋師母說道：「這個並沒有招認的必要，可是也難怪您這樣的生氣。」說着，隨轉過身來，問梅白道：「我去把那首飾盒子拿來，好麼？」韋師母見他想要逃去，隨一手把他拖住，說道：「你走不得！你既有首飾盒子，你就得等在這裏。」賈福也不和伊爭鬪，隨伊把他推進了大門。梅白也跟了進來。韋師母於是把他們二人推推送送的，推進客室裏去，把門關上，背靠着門，厲聲說道：「趕快從直招出你們所做的事來。」賈福正色的說道：「我決定不准你再說這傷人的話——請你不要攪嘴——

我說得到，做得到。杜小姐能告訴你這一往的情節，並我爲甚麼也雜在裏面。當然你以爲我們是賊，若是你肯平心靜氣聽伊告訴你，你就知道你錯了。」韋師母沒有好氣的對梅白說道：「你說！梅白就詳詳細細的，如此如此的說了一遍。韋師母等說完，就說道：「你所說的，我想大約是真的，可是沒證據。我同這個年輕人到他屋子裏去，把我的首飾盒子搜出來，以後你也不必再見我的面。」賈福道：「你這話真說得好，真漂亮。你若是只爲找你的首飾盒子，那倒容易。你若是要找茶點，恐怕就沒有了。」韋師母不覺又氣上心頭，說道：「茶點這人不是瘋了麼？」回頭忽見梅白雖然含着兩包眼淚，却忍不住吱吱的笑，於是生氣道：「梅白，你這個女兒，不是我說……」門鈴忽然響了，把伊的話打斷。梅白和韋師母同時都跑去開門，賈福却跟在後面。門開處，只見一個警察攙扶着一個中年的醉漢，問道：「這人是住在這裏麼？」韋師母道：「這裏不見有這個人，趕快帶他走。」那醉漢就如嘴裏啣着

一個東西似的，說道：「夏氏辱尺號。」梅白從旁說道：「這就是那偷東西的賊。」警察驚訝道：「他是賊麼？」梅白於是又一五一十的對警察說了一遍。警察在那人身上搜，搜出幾件章師母的珠寶裝飾品來，並幾張當票子。警察道：「幸虧這人渴醉了，不然我們還沒有地方捉去。我現在把他帶到警察署去，明天早上給您回信。」說完就半拖半帶的帶向警察署去了。

章師母雖然脾氣燥，可是心地極慈。伊回轉身來，急忙抱着梅白，兩眼含着淚說道：「梅白，我的乖乖，我冤枉你了。請你莫怪。我送你一副精緻的鐲子。」賈福先生，我是



先生向奇姆道：「你把布的一個字拼給我聽。」奇姆不響。先生道：「你的衣服，是什麼東西做的？」奇姆道：「是我父親的金錢做的。」

西笑彙錄

胡文燁

一千個對不住您，您真是一個好漢。我要爲您做一篇小說。」賈福一頭躲到梅白背後去，怕章師母要撲他，一頭說道：「我不計較您，就得了。」他趁梅白寬慰章師母的時候，急忙跑回去，把首飾盒子拿來。這時章師母已恢復原狀，心中着實過意不去。於是拿出一瓶酒來，並一些點心，請他們二人吃。並帶着滑稽介紹他們二人。於是賈福也帶着滑稽對梅白道：「得見芳容，忻喜何似。」梅白道：「幸瞻英範，可慰平生。」自此他們二人的交情一天厚一天，竟發現了真愛情。不到六個星期，他們就彼此訂定了婚約。

——完——

價特常非 誌雜大兩

本成顧不 及普為專

訂閱處

上海各省

商務印書館

東方雜誌

全二十二年四月册

祇收二元

(原定價四元)

英語週刊

全二十五年五月册

祇收一元

(原定價二元)

上列兩大雜誌
之價值，早為
讀者所共知。
現為普及起見
，特售半價，
非常機會，幸
勿錯過！

傳單承索即寄

美國最繁銷之雜誌 每星期達三百萬份
且看我國愛讀好雜誌者 可有若干人？

商務印書館精印歷代碑帖

【漢碑】

- 明拓嶧山碑 一册四角
 明初拓史晨前後碑 一册三元
 宋拓夏承碑 一册三元
 宋拓漢婁壽碑 一册三元
 舊拓漢楊伯起碑 一册二元五角
 初拓曹景完碑 一册三元
 舊拓廣武將軍碑 一册三元
 漢碑隸體舉要 一册一角五分

【魏碑】

- 初拓爨龍顏碑 一册五角
 宋拓張猛龍碑 一册三元
 初拓李超墓誌 一册二角五分
 初拓高湛墓誌 一册二角五分

【隋唐碑】

- 初拓元公墓誌 一册三角五分
 唐拓九成宮醴泉銘 一册三元
 宋拓皇甫君碑 一册二元
 宋拓孔祭酒碑 一册三元五角
 宋拓九成宮 一册四角

宋歐陽詢隸果舍利記 一册一元五角
 拓道場塔下

【元碑】

- 初拓趙松雪道教碑 二册八角
 趙文平與國禪寺碑 一册八分

【藏帖】

宋拓淳化閣帖 相宋游 十册二十八元

淳化閣帖 附釋 十册八元

晉唐楷帖 一册六角

【晉帖】

- 索靖書出師頌 一册一元
 陶靖節草書真蹟 一册五角
 先生草書真蹟 一册五角
 宋拓王右軍書 一册三元五角
 宋游蘭亭玉泉本 一册一元五角
 宋游蘭亭宣城本 一册一元
 宋游蘭亭王沈本 一册一元二角

相藏蘭亭王沈本 一册一元二角

相藏蘭亭宣城本 一册一元

相藏蘭亭玉泉本 一册一元五角

宋游蘭亭王沈本 一册一元二角

【唐宋元明帖】

褚遂良書兒寬贊 一册八分

褚遂良書蘭亭序 一册八分

馮承素書蘭亭序 一册三元六角
 舊拓薛刻書譜 一册三元六角

顏魯公書告身 一册一角

蘇東坡書赤壁賦 一册八分

蘇東坡書西山詩 一册八分

蘇東坡書洞庭春色賦 一册一角

黃山谷書松風閣詩 一册八分

米海岳書天馬賦 一册八分

趙文樞叔夜絕交書 一册一角

趙文敏書感興詩 一册一角二分

趙文敏書急就篇 附釋 一册一角二分

岳忠前後出師表 一册四角

趙文敏書無選 一册八分

王陽龍江留別詩 一册八分

祝枝山書赤壁賦 一册一角

南臨蘭亭絹本真蹟 一册一元六角

顏魯公書裴將軍詩卷 一册一元

蘇文天際烏雲帖 一册二元

吳忠天際烏雲帖 一册二元

史刻天際烏雲帖 一册二元

蘇東坡書懷素自敘 一册一元

宋拓米襄陽行書 一册一元



四集 野人記 (十八續)

弱歲投荒錄 (一名「太山之子」)

天游

第二十回 見舊侶林表起悲思 識真情幕中逢狂且

貝鄴思動身上空場時候，天還未明，怕黑暗中迷失道路，向韓森要了個嚮導。在林中走着，很是膽怯。那個嚮導沒有馬騎，先一步走。穀瀨本來藏在韓森帳幕附近樹上，聽見幕中有人騎馬出來，認得是那個英國少年，就暗地裏在樹上直跟下去。清晨九點鐘，纔到空場之中。梅玲還沒有到。嚮導在附近草堆裏，躺下休息。貝鄴思坐在鞍上打盹。穀瀨挑了一個枝多葉茂的高枝，伏在上面，向下留心窺探。足足過了一小時，貝鄴思神色上很是有些刺促不寧。穀瀨看出他是在此地等候人來，那所等之人，一定是那個女子，深幸今天又可以同那女子見面，心中非常高興。不多一回，聽見平原那邊，來了一陣蹄聲，知道是女子來了。貝鄴思卻直到他將近空場，方纔聽見，擡起頭來，向那邊觀看，剛好看見樹林中透出梅玲的馬頭來。一抖輻直迎上去。穀瀨向下想看那女子容貌，叵耐他戴的是一頂廣沿冠，從上面看下去，看不見顏色。看着他們兩個已到一處。少年的頭，也鑽進那女子的冠下去。知道是在那裏接吻。見着這當前的景象，想起自己以前同梅玲初發生戀愛，同他接吻的那件事來。心中覺得一陣悲酸。閉着

雙目，不忍再看。等他睜開眼來，他們已經分開，在那裏嚼

再向女子立馬之處一看，女子已經走了。只有他騎着馬

嚼談話。看那少年彷彿是含着敦

促之意，女子卻有些躊躇，把頭略

略擡起一些，向右邊側着，下頷略

得高高的。從穀瀨目中看來，竟與

梅玲一般。不多一回，他們的談話，

彷彿已經終了。少年從新摟住那

女子接吻告辭。那女子把馬一帶，

向來時舊路走去。少年坐在馬上

看着。到了林邊，那女子迴過馬來，

同少年揮手告辭，叫了一聲今夜。

他們兩個相距已有幾十步，女子

叫的時候，是把頭擡起來叫的，這

一次穀瀨纔看清楚那女子的容

貌。彷彿心窩上，忽然中了一支箭似的，異常痛苦，頓時渾

身發起抖來。緊閉雙目，還用雙掌按住。好一回纔放下來。



去下眼直上樹在裏地暗就

去。穀瀨並沒有動手。林中只賸下他一個，雙手垂在身邊，已經忘記他帶着軍器，只在那裏苦苦沈思。他記得末一

進去之處，樹葉還有搖動。暗想這
是決計沒有的事，所見決非真象，
怎會在此地遇見他的梅玲呢？看
他已長成得許多，已到破瓜年歲，
比從前更加豔麗。不過無論怎樣，
他依然是他的當年舊侶小梅玲。
親見這已死的梅玲好好活着。並
沒有死。還見他給別人摟在懷中。
那摟梅玲之人，就在足底。一舉手
就可以取他性命。撫摩着手中握
着的標槍，玩弄着腰帶上拴着的
草索，摸一摸佩刀。眼看着那人叫
醒地下輪着的嚮導，一齊投北而

次見梅玲，還是個半裸體的蠻甘尼。野蠻似的，很不雅觀。然而在那個時候，自己看他也並不覺得他不雅觀。因爲

自己也是那種形狀的。現

在自己還是從前那樣，他

卻大改變了。不過雖是如

此，愛他之心，始終沒有改

變，因爲還是愛他，所以見

他給別人摟入懷中，心中

非常難受。不知那個人對

於梅玲預備怎樣？究竟他

真心愛梅玲不愛？想着，又

自己喚醒自己道：『梅玲

是沒有人不愛的。並且他

也深愛那人。他若不愛那

人，決不肯聽憑他接吻的。這

是一個絕大的證據。這樣

相，悽惶了一回，纔自己替自己打算，今後應取的步驟。在那時他心上很想按照森林公例，追上去殺死那人。只苦

於自己究竟是個人類，

人類的思潮，迴旋式不

能直情徑行，從自己想

到梅玲，暗想梅玲既愛

此人，自己決不忍殺梅

玲所愛之物。自己問自

己，有這種辣手沒有？問

了幾次，總是很淒慘的

搖頭。只得罷了。這一個

殺人勾當，既幹不成，又

想追上梅玲去問問他，

爲什麼變心？這也是穀

瀨應有的步驟。已經走了幾步，忽然停住步，自己看着自

己的裝束，不覺有些汗顏。他也是英倫貴族之子，只因心



到林邊那女子過馬來同少年揮手辭

耽般樂，流落炎荒，退化得同獸類一般。爲着這個緣由，竟羞見他那心愛的女子。這個女子，是個阿拉伯人，是他從前森林中舊侶。他的羞怯，一半爲着服裝，一半卻也爲自己空無所有，對於梅玲一

仇人。從此就生了疾視人類之心。後來天幸來了個梅玲，同他交情很厚，言語既可相通，身世又復相類，兩個的關係，一天深似一天。自從梅玲給古負圖劫去。這一種

些沒有供獻。明知梅玲並不是這種人，自己同那服裝整潔的英國少年比較，

悲傷，真是痛澈心脾。覺得從此同人類晉接，是絕望

卻也有些自慚形穢。迴想初到非洲，爲事勢所迫，不能還鄉。後來卻完全是意

的。率性投身獸類之中，打算與獸類一起生存。將來死也同獸類死在一起。

氣用事，覺得不告而出，流落到目前這種地位，有些

一些沒有追悔之心。不料今日發現梅玲並沒有死，並且還依着進化原則，從

羞見父母。率性橫着心預備在森林中了此餘生。並且逆旅中殺死美國浪人一案，

顏汗些有覺不束裝的己自着看己自

不知怎樣了結，知道出去露面，危險很多。後來向人類乞

擇人而事的權利。他愛他同社會的男子，也是情理之常。他是個已經進化的女子，決不能強他再愛自己這種赤

援，黑人白人方面，都不能如願。覺得凡是人類，都是他的

截然兩樣。雖是生存，同死了一般。在他新社會中，原也有游服御上看上去，同自己已



身裸體的蠻族。不過梅玲雖已變化，自己卻還願意做他的忠僕。自己雖不能得到快樂，卻想助着他保證他的快樂。主意已定，決計去暗中監視那英國少年的行動。他既

到昨夜住的幕中去的，即或不然，他騎着馬，有個土人步行相隨，地上足印，一定顯然。追着足印走，一定不會錯的。

從自己手中把梅玲搶去，使

果然貝鄴思纔回帳中，穀瀨已到附近樹上，伏在那裏靜

自己心碎。卻不許這梅玲心愛之人，有損害梅玲舉動。不

靜守候。到了午後，還不見少年出外，也不見梅玲前來。少年的同伴，卻帶着一個土人，

然就殺了他，替梅玲復仇。起初還想去調查梅玲住址，後

騎馬向南去了。他只留心貝鄴思的行動。韓森是什麼人，

來從梅玲出去向看去，一定

他也不去管他。天黑時候，貝

取道那片平原，既無樹林可

鄴思還在帳中。吃過晚飯抽

以蔽身，又不願給梅玲看見

了幾支煙，在他的幕前來回

自己蹤跡，因此就把這一條

走着。常常招呼土人，在種的

心思作罷了。專誠去追躡貝

火上，增添木柴。那時，遠遠來

鄴思。貝鄴思已經去得無影無蹤，在我我遇到這種境地，

了一聲獅吼，貝鄴思恩恩走進帳中，取了一支快槍出來。

要追貝鄴思很是不易。穀瀨卻是不然，已經斷定他是回

還教土人加木柴上火堆去。穀瀨見他心驚膽戰的樣子，



忽忽走進帳中取了一支快槍出來

很瞧不起他。頓時唇上露出一種輕蔑之色來。他想這厮膽量既是小得如此，怎敢從自己手中劫取梅玲。他聽了獅吼已經怕得這般，怎會在森林中保護梅玲。一定是保護不來的。只能住在歐洲文明區域之中，那處有用金錢雇用穿軍裝的人，日夜保護着。或者還可以平安無事。這樣看來，歐洲人要保護自己眷屬。是要用金錢雇用武士保護的了。自己並沒有保護能力。想到這裏，又是一陣冷笑。按下不表。韓森帶着土人，兩匹馬直到林中空場。到場中天已昏暗，吩咐土人在場中守候，他帶着土人騎來的馬，到平原邊守候。到九點鐘纔見有一匹馬，飛也似上林邊來。到了林邊，羞怯怯走到韓森立馬之處，正是梅玲。梅玲見是韓森不覺吃了一驚，想退回去。韓森攔住道：「且聽先生從馬上摔下去，摔壞了脛骨，不能親自前來。特地派我來見你，接你上幕中去。」梅玲在黑暗中看不見韓森猶笑之色，很是吃驚。韓森見他沈吟不語，催道：「我們趕快走罷。到了幕中，還得連夜趕路，省得吃莊中人追

趕。」梅玲問道：「他傷勢重不重？」韓森道：「並不重。騎馬也還騎得來。不過以後幾星期，我們未必可以再事休養。同他商量一回，勸他在帳中將養。我替他來跑一趟。」梅玲道：「那也是的。」韓森見梅玲深信不疑，暗暗稱幸。把馬頭一帶，在前引導。梅玲在後面跟着，傍着森林向北走了一里多路。向西進了森林。梅玲不知方向，又不知貝鄴思結帳之所，以為韓森一定是不會錯的。向西整整走了一夜。天明之後，纔停住馬，下去在草地上休息一回。吃了早膳。本來他早作準備，馬上帶着乾糧，兩個人吃了一飽。仍舊繼續前行。到日光最強盛之時，纔行第二次休息。向梅玲道：「你大概是乏極了，快下馬睡一回。讓我們的馬也可以休息一下。我們還要趕路哩。」梅玲道：「不料距離帳幕，有如此遠哩。」韓森道：「我留下命令，教他們天一亮就拔帳前進，因此距離得遠了。不過我估計後隊相離近些。極遲明天一定可以追到的。」這一夜，他們又整整跑了半夜。第三天又跑了半天，仍舊望不見人蹤。

梅玲久居森林，那偵查尼印的技能，非常高明。他留心調查地上，幾天以內，彷彿是沒有人走過。有些蹤跡，是已經多日過去的，人卻不在少處。他們所走是巨象們的通道。風景雖佳，卻很是危險。大概是一條間道。梅玲起了疑心，覺得韓森的舉動，也有些形迹可疑，常是用一種饞眼，偷看自己。慢慢把初見韓森時的一種懷疑，又勾將起來。見他幾天沒有剃面，下頰上，頸上，滿長着許多金黃色的鬍子。更覺得眼熟得很。並非生人。又走了半天。到第四天早上，再也忍耐不住。勒住馬詰問。韓森道：『他們跑得這般快，也出乎我意料之外。大概今天一定可以追到他們的。』梅玲道：『我看地上足印，都是六七天以前留下的。這兩天並沒有人在此經過。』韓森大笑道：『是嗎？你爲什麼不早說呢？不然，我早就告訴你了。我們走的，本來是一條間道。無論怎樣，今天縱或追不上他們，一定可以得到他們的一些蹤跡。』梅玲到了此刻，已經知道他講的完全是假話。他把別人都當作呆漢，去相信他這種可

笑的假話。距離人跡已遠，怎會追尋得到呢？因此也不再同他講話，知道自己目前已在他的掌握之中。饒是如此，梅玲還時時刻刻想乘機脫身。時時趁他不留心之時，仔細研究他的面貌。暗中把以前所見的白人，一個個追溯起來，記得在他父親村中，見過這個人的。想了半天，纔有一些影像，忽然又模糊起來。那天午後，忽然望見森林之外，橫亘着一條長河。出去一看，看見河面很寬，西岸上立着一個大圍。圍外撒着很高的一圈荆棘。韓森叫道：『好了。我們到了地頭了。』說着，拔出手槍，向天放了一槍。槍聲過去，幕中跑出許多黑人來，站在水邊。韓森同他們講話。梅玲留心卻不見貝鄴思。韓森向他們說了幾句話，他們撐過一條小船來。韓森扶梅玲上去，自己也上了船。派兩個土人帶着馬，擡水過去。到了圍中。梅玲第一步當然打聽貝鄴思所在。見了那種形勢，很有些戒心。韓森指着正中一個帳幕答道：『他在那座帳中呢。』說着在前引導，到了幕前立住脚。把幕門撩開一些，讓梅玲先走，自己隨

後跟着。梅玲進去一看，卻沒有人在內。掉過頭來，見韓森攙住幕門，向他猶笑。梅玲詰問道：「貝鄰思呢？」韓森道：「他不在此地。不然，我怎樣會看不見呢？你見了他沒有？不過我卻在此地。我自問比那個東西好得多。你有了我，可以無需再要他了。」說着一陣狂笑，直撲上來。梅玲吃了一驚。正待抵抗，給他緊緊抱住，連兩只手臂，都給他用雙臂緊緊圍住，向幕角邊一堆毯子上慢慢推下去。臉貼着臉，雙眼朦朧的看着梅玲。



韓森扶梅玲自去上也船派兩個土人帶着馬兒水去過

羅，今天沒有宛那，如何是好呢？

(待續)

梅玲一壁拚命掙扎，一壁端詳韓森面貌。忽然記起以前在古負圖村外，也受人同樣的凌辱。頓時想到目前這個人，就是那瑞典人梅爾屏。那天打死他同伴單森，要行非禮。虧得宛那前來相救，纔免了受他凌辱。他把鬍子剃掉，光着下頰，纔不認識他。現在幾天不剃臉，鬍子又長了起來，又同樣加以強暴，方纔會悟過來，韓森是梅爾屏的化名。上一次有宛那相救，脫了網



婦女每多便閉之患紅色清導丸對於若輩甚有價值因是丸功力和平且絕無成癮之虞服後立
 即使內腑清潔腸胃安舒矣然而往往有人詢及清導丸孕婦可服否答之曰有何不可功力和平

試服清導丸



出自天然正是孕婦產母潤導之妙品也
 婦女往往經期不舒適或中年以上四十

紅色清導丸如益於婦女

至四十五歲經
 期將絕之際每
 多不適斯時所
 最緊要者即連
 日大便通暢有
 序是也清導丸
 誠為斯時無上
 妙劑也是以清
 導丸為潤腸平
 肝之要藥服後

頭痛立止凡頭暈目眩 肝火上升 口
 氣穢濁 皮膚粗糙 紅瘰瘡癩等症立

即消除且免痔瘡痛苦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寄郵票大洋六角至上海江西路六十號韋
 廉士醫生藥局原班郵奉一瓶可也每六瓶大洋三元郵力在內



欲知世界

潮流激盪 學術發明 政治趨向
教育設施 實業發展 社會進步

請讀 英美各種雜誌

本館爲輸入世界種種新消息起見特代本國各界訂購
英美各種雜誌定價從廉手續便利倘承 惠顧請就近
與各埠分館及上海發行所接洽爲幸 另印目錄函索
即寄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啟



奧林美顏水
能使
水肌玉滑
姿容無雙

總經理高登洋行
上海福州路五號

售出有均店藥大各

圖又(295)

商務印書館發行

最新養雞法

一册定價四角

以實地經驗之談，詳述雞之選種，飼養，孵育以及祛除蟲害病害諸法，俱根於最新科學的法則；又養雞有收小擴大二法，亦俱分別詳述，以便閱者知所從事。

商 務 印 書 館 出 版 新 書

現代教育名著 **教育哲學大意** 一册 一元

孟憲成譯 書為杜威大弟子波特 (B. H. Bode) 著其目的是從實驗主義的哲學觀點上討論現代教育的問題。大旨集中兩點。(一)為教育應有的目的或理想。(二)為受教育者的心靈或智慧之性質。此為教育上一般原理的基礎。無論在訓練中或在服務中的教師均應加以研究。

師範叢書 **學習之基本原理** 一册 一元

錢希乃祝其樂合譯 書為美國愛德華教授 (A. S. Edwards) 原著。由習慣之見地。討論教育與教育歷程之性質。為教育心理學中另闢生面之作。內容於習慣之重要。習慣之養成。習慣之應用等問題。闡述無遺。

師範叢書 **啓發式的教學法** 一册 三角

李振南譯 美國 McMurry 兄弟所著啓發式的教學法。為彼邦教育名著之一。其所討論為五段法之教學法。乃啓發式之精髓。所有例語多易為本國相當之事實。

新智識叢書 **杜威教育之研究** 一册 四角半

林科棠譯 本書共分七章。對於杜威氏教育與哲學及德謨克拉西之關係。敘之甚詳。其他新教育之真諦。與舊日學說之謬誤。暨教育之目的方法。與味等問題。亦復縷述無遺。

新智識叢書 **生活系統** 一册 五角

周谷城著 著者感於現在青年好高談玄理。而忽於生活之本身問題。爰根據西哲學說。著為此書。說明生活中三種境界。一物我混一。物我分立。信仰生活。一之輪轉。使讀者明於生活之真相。

新智識叢書 **社會問題** 一册 四角

相菊潭編 我國社會問題。非常複雜。編者擇其最要者。別為家族婦女。人口都市勞動問題等五類。詳加討論。博引世界的例證。以解決我國目前困難。

新智識叢書 **公民衛生** 一册 五角

程瀚章編 公民衛生為公眾必需

的智識。這書首論公民衛生的定義。範圍及其效果。次為各論。對於衣服。居住。營養。交通。防疫。優生。諸端。旁及學童的營養。勞動者的保護。無不根據科學。詳加闡述。

文學叢書 **小說法程** 一册 七角

華林一譯 是書為美國小說戲劇批評家 Clayton Hamilton 所著。凡小說之目的。性質。結構。人物。作法。文筆等。無不條分縷析。詳密討論。理論實用。兩皆顧及。可稱善本。華君復將書中所引小說中之事蹟。人物。詳為考證。尤便讀者。

文學研究叢書 **文藝思潮論** 一册 三角半

樊從予譯 本書以歷史的眼光。統觀古今來文藝思潮的變遷。而於近代文學的淵源。及將來發展的傾向。立論尤為詳明。原著者廚川白村博士。是日本文壇的一大權威。他向來主張文藝的人生化。人生的藝術化。換言之。即生之創造。他以此卓特的見解。作精澈的觀察。殊不愧為一代名著。

商務印書館出版新書

文學研究會叢書 **莫泊桑** 短篇小說集 第二一冊 六角半

李青崖譯 莫泊桑是世界著名的小說家。李君會選譯了他的短篇小說十六篇。為本書第一集。早經出版。這第二集裏包含小說十七篇。

文學研究會叢書 **太戈爾戲曲集** 第三二冊 三角

高滋譯 本集包含馬麗妮 Malini 和犧牲 (Sacrifice) 兩篇劇本。我們相信無論誰讀了這書。總會被充滿在這兩篇劇本裏面的讚頌犧牲與為和平而奮鬥的精神所感動。

財政學總論 一冊 二元

陳啓修著 書為北京大學教授陳先生所著。計四十萬言。卷首泛論財政學及財政思想之發達。以下分五大編：(一) 財務行政秩序論 (二) 公共經費論 (三) 公共收入論 (四) 收支適合論 (五) 地方財政論。

經濟學史概論 一冊 五角半

周佛海譯 本書用歸納方法。將二千年來之經濟思想。鉤玄提要。闡述無遺。文字清晰。批評適當。對於初學者甚有裨益。

經濟叢書 **中國關稅制度論** 一冊 一元

李達譯 關稅問題為財政上之中心問題。而我國關稅制度尤為複雜。此書詳細論述其沿革。內容特質及其影響。

經濟叢書 **美國聯合準備銀行制述要** 一冊 三角

吳宗燾編譯 美國初行國立銀行制。流弊滋多。一九一三年由政府頒布聯合準備條例。全國銀行業務因此大振。本書根據美國 E. W. Rimmer 原著。概論此兩種制度之得失。頗為明晰。

市政新論 一冊 八角

董修甲著 本書分五章。前兩章泛論市政上之種種重要問題。後三章詳舉歐美各國市政之成功事實。及我國各省之市政計畫。

道路計畫書 一冊 三角

易榮膺著 內容分四章。(一) 道路與交通之關係。(二) 道路應滿足之條件。(三) 施行程式。(四) 工程細則。著者曾任路政工程司多年。此書為其經驗之結晶。

中古歐洲史 一冊 一元

何炳松編譯 本書敘述自蠻族南下以後。至近世諸國興起時之各種重要變化。及近世歐洲文明之淵源。材料多取於美國史家 J. H. Robinson 之西部歐洲史與歐洲史大綱。極合教科之用。

武昌高師叢書 **生物學** 一冊 二元

薛德焯等譯 此為日本生物學泰斗近淺次郎之傑作。舉凡生活起源。生物進化。團體生活以及本能生殖。戀愛教育諸問題。均經論列。

工業化學實驗法 一冊 三元

韓相康編譯 本書共分「普通方法」「無機物製造」「有機物製造」「染色」「顏料及沈澱色質」「假漆」「肥皂」「製革」「製紙」等九章。茲復添入「中國土產植物油」一章。各章分條縷述。備極詳晰。

商業叢書 **實業上個人能論** 一冊 六角

劉葆儒譯 全書分十六章。凡實業上個人之一切效能。無不論及。

商務印書館出版新書

新學制中學樂理教科書第二冊 二角半

新學制小學作文教科書第八冊 一角

新學制小學工用藝術教授書第二冊 二角

新學制小學農業教授書第二冊 四角

本國地理測驗說明書第一冊 五分

小學算術測驗說明書第一冊 五分

少年史地應用區測驗說明書第一冊 二角半

平民通俗謎語(一) 一冊 一分半

四部叢刊單行本續出下
列三種

皮子文藏 二冊 六角

周易 二冊 五角

釋名 一冊 三角

道光名人手札第二集 四冊 三元

同光名人手札第一集 尤為宏富 四冊 三元

此集所收較第一集尤為宏富 四冊 三元

林則徐左宗棠李孟羣彭玉麟諸人手蹟為多

錢南施芳谷壽序 一冊 五角

梁山吳中丞司馬三公傳 一冊 三角

小說世偵探號 一冊 一元

門別類考其病原探其症候詳其治法自初中生而至成長無不分條解說

中等學校入學試驗指導 一冊 二角半

蔣世綱編 學生由小學畢業而投入中學是其教育上之一大關鍵本書目的即在指導學生對於所志中學之選擇與討論中學之入學試驗至於入學試驗前功課之準備及試驗失敗後之處理本書亦均論及

華僑概觀 一冊 三元

此書搜集關於華僑之各項資料及歷史概況為有統系之論述對於中國殖民入籍僑工僑商留學及法律保障國際上之關係皆整理編入卷首有顧維鈞鄒富灼兩博士序言更足為此書增色

人生理想之比較研究 二元八角

馮友蘭編 此書分十五章以消長比較之法研究東西洋哲學故又名天人損益論洵晚近研究形而上學之傑作

斷鴻零雁記 一冊 二元

梁社乾譯 蘇曼殊大師以才學稱

世斷鴻零雁記為其自傳以小說體裁寫出他的浪漫生活空門寂寞情揚悲歡畢具於此梁君復以舒暢之筆譯為英文不失原作之美

燕京大詳註西來王 一冊 三角

燕京大詳註古舟子詠 一冊 四角

兩書均經 Dr. Lewis Chao 詳加註釋卷首並有原書著者長傳及其作品之評論尤便參考

售貨術(講義) 一冊 四元

李培恩編 此書根據中國商業情形立論而間採歐美新制以證明原理首論售貨員之地位售貨術之需要次論售貨員之資格及行為并售貨術之要素末言售貨術之經濟功用俾讀者明其與他問題之關係

會計學原理 一冊 一元二角

審計學原理 一冊 九角

會計學與審計學均為專門科學此兩書用簡括的方法敘述其原理編者服務中國多年書中材料悉根據中國現有之情形制度尤為特色

小說月報叢刊廉價優待辦法

本叢刊係將歷年小說月報的重要文章加以整理分類編纂而成者較之舊報的彙訂本另現一番新面目(一)本叢刊全書五集共六十冊定價五元每集十二冊定價一元一角十種或一月先出一二兩集計二十四冊四月全書出齊(二)凡自十四年一月至六月預定小說月報全年或半年一份者贈送甲種或乙種券一張(三)憑甲種或乙種券購本叢刊照定價五折或六折計算各省分館得酌加郵運費由各館自定(四)贈券有效期限以十四年二月至十四年底爲止(五)憑券購書每券以一次一部爲限(六)外埠購書開明書名連同廉價券書價郵費(郵費每集一角二分半)掛號運寄原券處當即將書寄奉

第一集

換巢鸞鳳(創作集) 落華生等著
日本的詩歌 周作人等著

世界的火災(愛羅先珂童話集) 魯迅譯

曼殊斐兒 徐志摩等著譯

詩人的宗教(大戈爾論文集) 胡愈之等譯

毀滅 王統照著

死後之勝利(戲曲) 周作人等著

社戲(創作集) 魯迅等著

神曲一樹(禮禮原著) 錢稻孫譯

近代德國文學主潮 李漢俊等譯

犯罪(柴霍甫小說集) 歐濟之等譯

創作討論 瞿世英等著

商人婦(創作集) 落華生等著

諺語的研究 郭紹虞著

鄰人之愛(安特列夫劇) 沈澤民譯

良夜(詩歌集) 王統照等著

或人的悲哀(創作集) 盧隱女士等著

俄國四大文學家 歐濟之著

瘋人日記(俄國四大文學家作品一斑上) 歐濟之譯

第二集

熊獵(俄國四大文學家的作品一斑下) 孫伏園等譯

笑的歷史(創作集) 朱自清等著

瑞典詩人赫騰斯頓 李漢俊等譯

雲飄運動 李漢俊等譯

聖經與文學 周作人等著譯

海嘯 鄭振鐸譯

梭羅古物 梁實秋等著

北歐文學一樹 周建人等譯

平常的故事(創作集) 李途著譯

丹麥文學一樹 葉紹鈞等著

歸來(創作集) 沈雁冰等譯

三天(創作集) 顧仲起等著

包以爾 冰心女士等著

第三集

戀親會(戲曲集) 沈澤民等譯

芬蘭文學一樹 葉紹鈞等著

在酒樓上(創作集) 沈雁冰等譯

法朗士傳 陳小航等著

法朗士集 高真常等譯

彷徨(創作集) 盧隱女士等著

詩經的厄運與幸運 顧頡剛著

波蘭文學一樹上 周作人等譯

波蘭文學一樹下 李途等譯

阿富汗的戀歌(翻譯詩歌集) 沈雁冰等譯

校長(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武者小路實篤集 周作人等譯

第四集

詩的原理 林孖等譯著

坦白(佛羅貝爾原著) 沈澤民譯

一個青年(創作集) 葉紹鈞等著

牧羊兒(童話集) 葉紹鈞等著

新猶太文學一樹 徐志摩等著

新猶太小說集 沈雁冰等譯

生與死的一行列(創作集) 王統照等著

阿拉希與巴羅米德(梅脫靈著) 信史譯

俄國詩壇的昨日今日 歐濟之譯

和明日 周仿漢等著

眷顧(新詩集) 冬芬等譯

寶斯奇集 王統照等著

技藝(創作集)

以前廣告內所載廉價優待辦法有錯誤現在完全依此為準



兜安氏補藥片



上海江西路七十一號兜安氏西藥公司啓

每瓶洋一元二角 每打洋十二元

面黃唇白肌瘦胃
呆少神乏力乃貧
血致之此片功專
補血補氣開胃健
脾長筋骨活血絡
有變弱爲強之功